

社320
88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七十四

名臣列傳三十四

鑲黃旗漢軍世職大臣三

施琅

施世驃



施琅字尊侯。號琢公。漢軍鑲黃旗人。父達一。世居福建晉江。生子三。琅其仲也。少倜儻。有膂力。明末。泉郡山寇四起。當事稔其能。命領兵勦捕。廓清山寨三百餘所。以功授遊擊將軍。復追賊潮陽。招降傑魁數十輩。屢著戰功。

國朝定鼎後。僞唐王朱聿劍據福建。僭號隆武。琅以功多為同輩所忌。乃從海道出粵東。集勁卒八百人。憇黃岡鎮。鄭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托故明藩封。棲海上。數為邊患。素知琅名。欲倚以為重。遮入海。禮遇甚渥。會以糧匱。議剽掠廣東。

琅正言阻之。拂其意。有標弁得罪。恃鄭親暱。逃於鄭所。琅申軍法擒斬之。鄭怒。遂執琅。而分禁其家屬。琅以計得脫。其父與弟俱遇害。琅既北渡。時武毅伯施福。係琅族父。以明將歸。

本朝駐安平。琅從之。順治四年。同總兵官梁立。隨廣東提督李成棟。監軍戚元弼等。勦順德縣海寇。多所斬獲。十二年。海氛洊熾。命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征之。濟度以琅素習海上情形。命爲前部。揚旗出烏龍江口。賊屯盡解。福建總督李率泰上其功。授副總兵。遂領前鋒。薄閩安鎮。羅

星增諸城。所向皆克。旋移同安。與廈門賊壘相對。前後擒獲招降無算。瀕海少安。兵部侍郎蘇納海。至福建。清海疆界。奇琅薦之。

朝加都督僉事。補同安總兵官。十六年。鄭成功據臺灣地爲寇。臺灣故紅毛番耕種之所。至是鄭逐去紅毛。設僞東都。恃其巢穴。益肆爲患。康熙元年。擢琅福建水師提督。琅乃密陳金門廈門諸島可取狀。奉

俞旨。遂刻期進兵。陸師出金沙。遇賊。少失利。督臣欲止。琅鼓厲將士。乘風波。直薄金門廈門銅山。連戰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七十四 三
克之。賊帥遁歸臺灣。其文武諸僞職。領樓船接
踵歸誠者。萬八千餘衆。鄭氏積年所據東南諸
島悉平。冊功授右都督。明年掛靖海將軍印。統
諸鎮征勦臺灣。爲颶風阻。未克濟師。六年。密陳
邊患宜靖疏。言鄭賊負嵎海上。遁竄臺灣。雖戢
翼斂跡。未敢突犯。而蜂蠆有毒。沿海將爲不寧。
今萬國賓服。豈容此餘灰以滋蔓患。日者
朝廷廣開洪仁。遣官招撫。兩次到彼。並無的當僞員
同來輸誠。倘頑梗如故。事難中止。臣荷

恩深重。與賊仇不共戴。雖身犯波濤。必期滅此朝食。伏

思賊黨盤踞臺灣。沃野千里。糧食匪缺。上通日
本。下達廣南等處。火藥軍器之需。布帛服用之
物。貿易備具。兼之林木叢深。採造舟楫爲易。若
恣其生聚教訓。是養癰爲患也。臣愚以爲不如
乘便進取。以杜後患。夫興師所難。在於招兵措
餉。製器造船。今閩省水師官兵一萬有奇。就中
選擇精銳者。可得六七千。海澄公黃梧標下。可
選擇二千。投誠兵內。可選擇數千。再有未敷。就
陸師中酌選。共得二萬餘。便可合爲勁旅。兵在
精。不在多也。閩省全轄大小戈船。共二百隻。選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撥一百七十隻。小快船一百隻。選撥七十隻。再造大水艚船十餘隻。渡馬船二十餘隻。此所造船隻。爲費不多。將豫備之兵糧船器。克東征之用。無煩徵召。不事蕩費。戮力討平。永清海甸。誠長便之策也。復思澎湖爲臺灣四達之咽喉。先取澎湖。勢已居其半。大兵壓近。賊胆必寒。勢必革心歸命。然後善爲過渡安插。可不勞而定。倘執迷不悔。甘自殄滅。乃提師進發。可一鼓全收矣。賊一日未滅。臣一日未安。籌度時勢。定當掃清餘孽。且數年來。江浙閩粵。多設水陸官兵。動費倍增。皆爲殘孽未靖之故。如臺灣一平。防費可裁。地方益廣。歲賦可增。邊疆永奠。誠一時之勞。萬世之逸也。

聖祖仁皇帝覽疏。召詣

闕面陳所見。七年四月至京師。

朝議循於招撫。不事輕勦。乃撤水師提督。授內大臣。晉爵伯。從容

丹禁者十餘載。後閩省以逆藩作亂。海氛乘之。復熾。東南億萬戶。漁鹽耕織失業。

聖祖惻然念之。二十年。進諸廷臣。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五
詔詢勦取臺灣方畧。咸循前議。琅獨毅然身任。具陳海上情形。度已度彼。條奏甚悉。

聖祖大悅。加太子少保。復畀節鉞。提督全閩水師。十月至任。練兵整船。調興化江東等處陸路官兵。協同進勦。議乘南風。直搗澎湖。而同事者多枘鑿。總督姚啓聖疏言。海賊劉國軒。遣官黃學齋書至。請照琉球高麗等外國之例。稱臣進貢。但不薙髮登岸。應否如其所請。請旨定奪。

聖祖謂臺灣賊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比。如果悔罪。薙髮歸城。該督撫并遴選賢能官。前往招撫。或賊聞知大兵進勦。計圖緩兵。亦未可料。其審察確實。倘機有可乘。可令提督卽遵前旨進兵。二十二年五月。姚啓聖奏稱。已遣福州副將黃朝用往諭。劉國軒等仍如前言。

聖祖乃趣琅進兵。琅旣奉專征

俞旨。遂尅期進勦。先聚米作地勢。示諸將曰。如此入港。如此泊船。如此進擊。不用命者必按軍法。因大書諸將姓名。於各船風篷之上。以便進退。六月十四日乙酉。由銅山進發。丙戌。奪猫嶼。花嶼。晚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泊八罩。逆賊僞侯劉國軒偵知我兵將乘南風進勦。傾巢而來。堅守澎湖。凡沿海之處。小船可以登岸者。盡築短牆。安置腰鏡。添築礮城十餘座。蜂集大小戰船於天妃宮上下。丁亥。琅率舟師進發。先鋒署右營遊擊藍理等。以烏船首先攻敵。時值南潮正發。舳艫乘疾流。逼壓賊壘。被賊圍困。琅親駕樓船。衝殺入圍。賊望見旌麾。皆環迫鉤舟接戰。琅傷目。以帕漬血。示無恙。諸將校皆奮勇擊殺。賊艘敗退。興化鎮臣吳英繼後夾攻。焚殺僞將軍沈誠等。大小賊目七十餘員。

賊兵三千餘名。戊子。全艘復收八罩。己丑。取虎井桶盤嶼。癸巳。遣總兵官陳蟒。魏明等。領船五十隻。爲奇兵。直入鷄籠嶼四角山夾攻。又遣隨征總兵官董義。康玉等。駕船五十隻。爲疑兵。直入牛心灣牽制。又將大烏船五十六隻。居中。分爲八隊。每隊駕船七隻。各作三疊。留船八十隻。爲後勁。琅居中指揮。督率直進撲勦。賊舟四路齊出迎戰。礮矢雨集。烟焰蔽天。我師奮勇呼聲。震撼波濤。總兵官林賢。朱天貴等。繼進夾擊。自辰至申。鏖戰。賊被焚殺。浮屍蔽海。擊沉大小賊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船一百九十四隻。焚殺僞官三百餘員。賊兵一萬二千有奇。獲樓櫓甲仗不計。劉國軒力不能支。乘快船從吼門潛遁。僞將軍楊德等一百六十五員。率賊兵四千八百餘名。倒戈投降。報捷疏至。言是役以七晝夜。破數十年盤踞之賊。抵澎之後。海不揚波。進師之時。潮漲四尺。以佐成功。此皆

天威所致云。琅不念舊仇。盡釋所俘。放歸臺灣。逆渠鄭克塽。勢已窮蹙。又覘無屠戮意。七月丙申。遣僞官鄭平英等。齎降表至琅軍前。總督姚啓聖奏

請招撫。

聖祖命撰勅。發姚啓聖同琅酌行。八月甲寅。琅奏言。七月十五日。鄭克塽遣僞官馮錫珪等。僞侯劉國軒。僞伯馮錫范。遣其弟僞副使劉國昌。馮錫韓等。齎降表文稿。詣臣軍前。請繳僞冊印。率衆登岸。以求安插。臣隨遣侍衛吳啓爵。筆帖式常在。卞人同馮錫珪等。持榜示往臺灣。曉諭僞官兵民。驗畫風。視雞髮。卽令鄭克塽等繕寫降表。并僞冊印。一併齎送。以便代奏。至臺灣。雖在海外。地方千餘里。戶口數十萬。或棄或守。仰候

聖裁得里口。獲十萬。悉皆向化。具見卿等
 旨。海洋遠徼。盡入版圖。積年逋寇。悉皆向化。具見卿等
 畫周詳。勦撫並用。克奏膚功。朕心深為嘉悅。在事有
 功人員。該部從優一併議敘。令議政王大臣會議以
 聞。尋議政王大臣等議。臺灣應棄應守。俟鄭克塽率
 眾登岸。令侍郎蘇拜與該督撫提督會同酌議
 具奏。已巳。琅疏言。臣於八月十一日。率領官兵
 自澎湖進發。十三日。入鹿耳門。至臺灣。十八日。
 鄭克塽及偽文武官。俱已薙髮。宣讀
 赦詔。鄭克塽等歡呼踴躍。望

闕叩頭謝

恩。所有鄭成功之子偽輔政公鄭總等六人。鄭錦之子
 鄭克塽。及其弟偽恭謹侯鄭克舉九人。偽武平
 侯劉國軒。偽忠誠伯馮錫范等子弟。及明裔朱
 桓等十七人。并續順公下官兵家口。海澄公家
 口。俱撥船配載。官兵陸續護送。移入內地。并移
 咨侍郎蘇拜。及督撫。聽其安插。其餘偽文武官
 員家口。現在趣令起行。兵丁有願入伍。及歸農
 者。聽其自便。至於江浙閩粵各省被獲男婦。仰
 體

聖主仁恩。悉令回籍。其偽冊印劄付。已次第追繳。倉庫人民戶口冊籍。船艘軍器。俱令巡海道線一信等察收。疏至。適值中秋令節。

聖祖大悅。卽解賜所御袍。併御製五言詩。親灑宸翰賜之。九月戊寅。

聖祖特諭吏兵二部。向來海寇竄踞臺灣。出沒島嶼。窺伺內地。擾害生民。雖屢經勦撫。餘孽猶存。沿海地方。烽煙時警。邇者滇黔底定。逆賊削平。惟海外一隅。尙梗王化。爰以進勦方畧。咨詢廷議。咸謂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制勝。難計萬全。朕念海氛不靖。則沿海

兵民未獲休息。特簡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前往相度機宜。整兵進征。該提督忠勇性成。韜鈴素裕。兼能洞悉海外形勢。力任尅期。可奏蕩平。遂訓練水師。整頓戰艦。揚帆冒險。直抵澎湖。鏖戰力攻。大敗賊衆。克取要地。立奏膚功。餘衆潰遁。臺灣懾服。兵威乞降。請命。已經納土登岸。聽候安插。自明朝以來。逋誅寇賊。始克殘滅。瀕海遠疆。自茲寧謐。此皆該提督矢心報國。大展壯猷。籌畫周詳。布置允當。建茲偉伐。宜沛殊恩。施琅可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以示酬庸。前進勦雲南官員。曾各加一級。兵丁賞賚一次。頃

因該提督所統官兵。出海進剿。勤勞堪念。已經照雲南例。加級賞賚。復思官兵遠抵海疆。冒險勦寇。非滇黔陸地可比。在事官員。可再加一級。兵丁再賞一次。以示特加優渥至意。臺灣既定。因與部臣撫臣會議。命口棄留利害不決。特疏奏陳。言臺灣地方。北連吳淞。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離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餘遙。查明季設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餘遙。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爲海寇時。以爲巢穴。及崇正元年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爲海逆鄭成功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毒海疆。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無時不仰厯。

宸衷。昨奉

旨征討。親至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竝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

水簾。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逆孽乃一旦凜

天威。懷

聖德。納土歸

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夫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若棄爲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

農工商賈。各遂其生。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實非長策。况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渡載不盡。苟且塞責。則該地之深山窮谷。竄伏潛匿者。實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閃民。急則走險。糾黨爲祟。造舟製器。剽掠濱海。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固照然較著者。甚至此地原爲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一爲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鼓惑人心。重以夾板船隻。精壯堅大。從來乃海外

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尙無伎倆。若以此數千里之膏腴。復付依泊。必合黨夥。竊窺邊塲。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虞異時。復勤師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再建成效。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於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於彼。烏能久居哉。守臺灣。所以固澎湖。臺灣澎湖一守。兼沿邊水師。汎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况昔日鄭逆。所以得負抗逋。誅者。以臺灣爲老巢。以澎湖

爲門戶。四通八達。游移肆虐。任其所之。我之舟師。往來有阻。今地方旣爲我得。在在官兵。星羅碁布。風期順利。片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復發。臣業與部臣蘇拜。撫臣金鉉等。會議緣部臣撫臣。未履其地。去留未決。臣閱視周詳。不敢遽議輕棄。伏思

聖王建極以來。仁風遐揚。威聲遠播。四海賓貢。萬國咸寧。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臣服。以斯方拓之士。奚難設守。以爲東南數省之藩籬。且海氛旣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

以之分防臺灣澎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叅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叅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為成例。又地方初闢。該地正賦雜餉。殊宜蠲豁。見在一萬之兵食。權行全給。三年後開徵。寓兵於農。亦能濟用。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無論彼申耕種。能資兵食。固當議

留。即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輓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去留之際。利害攸係。恐有知而不言。如我

朝兵力。比於前代。何等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無經國遠猷。矢志圖賊。狃於目前。苟安為計。畫遷五省邊地。以避寇患。致賊勢愈熾。而生民顛沛。往事不臧。禍延及今。重遺

朝廷宵旰之憂。臣仰荷

洪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餘。衰老浮生。頻虞報稱末由。熟審該地形勢。不敢不言。至於後來。萬或滋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蔓難圖。竊恐責臣以緘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道。是以敢於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自行詳細披陳。外臺灣地圖一張。附馬塘遞進。御覽。二十三年九月。以臺灣賦額。壤地初闢。宜沛

皇仁。以廣治化。前會疏未爲盡善。獨疏陳請。言臣准兵部密咨。爲謹陳善後未議。以贊一統無外之宏規事。內開覆奉

聖旨。臺灣應得錢糧數目若干。白糖鹿皮可否與販。着部臣蘇拜。及督撫提再議。該臣欽遵於本年七月十六日。就廈門登舟。乘南風而赴省城。會議浹月。

未得適合。臣思漳泉爲下游地方。兼見在渡載安設臺灣文武官員兵丁。及班回征師。臣與提臣萬正色。不便皆久住省城。姑於八月十九日。乘北風由舟先回廈門料理。其臺灣應得錢糧數目。及白糖鹿皮可否與販之處。部臣及督撫二臣。復議明白。至九月初八日。移送會

題疏稿。與臣畫

題矣。然臣更有不得不披陳者。臺灣沃野千里。則壤成賦。因地爲糧。宜稱富足。但僻處汪洋之中。化阻聲教。彌山遍谷。多屬土番。雖知懷服。習性

未馴。射獵是事。徵供無幾。其安於耕桑。可得按戶而問賦者。皆中國之人。於數十年前。生聚乎其間。及鄭逆擁眾盤踞。兵即為農。農即為兵。兼沿海數省地方人民。有為所掠去者。有趨而附之者。非習於漁。則與為佃。自臣去歲奉

旨蕩平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者殆半。人去業荒。勢所必有。今部臣蘇拜等。所議錢糧數目。較偽藩鄭克塽所報之額。相去不遠。在鄭逆當日。僭稱一國。自為一國之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餉賦。未免加重。茲部臣等奉有再

議之

旨。不得不以此數目議覆。臣竊見此地。自天地開闢以來。未入版圖。今其人民既歸天朝。均屬赤子。

聖主視民如傷。率土咸被。伏乞沛以格外之澤。減以應需之賦。則恩出

朝廷。不在臣下。使海外諸國。既懾

天威。益慕

聖德。且鄭逆向時所徵者時銀。今之所定者紋銀。紋之與時。更有加等。劉國軒馮錫范。見在京師。

勅部一詢卽知。彼遐陬初化之人。原非孝子順孫。萬一以煩重爲苦。輸將不前。保無釀成地方之禍。至於動兵。爲費更甚。何惜減此一二萬之錢糧哉。且臣前議宜守此土者。非因其地可以加賦。蓋熟察該地。屬在東南險遠海外之區。關係數省。地方安危。旣設官分治。撥兵汛防。則善後之計。宜加周詳。今所調守兵一萬。乃就閩省經制水陸兵丁六萬五千七百五十名數內。抽調前去。兵無廣額。餉無加增。就此議定錢糧數目。蠲減於寇虐之後。使有司得以仰體

聖主德意。留心安集。至數年後。人戶盛繁。田疇旣易。賦稅自克。斯時有增無減。豈待按數而徵哉。至興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二萬石。不足之數。聽其在本省之內採買。夫本省之去臺灣。已隔兩重汪洋。以臺灣所產白糖。配臺灣興販船數。固爲安便。若就本省湊買白糖。涉重洋而至臺灣。方興販東洋。則今四方蕩定。六合爲一。在臺灣可以興販東洋。豈本省不可興販。必藉臺灣之名。買白糖赴彼哉。此皆部臣蘇拜等。慮彼中之錢糧不敷。婉爲籌度。可知臺灣錢糧。一時未能

人放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裕足。然在部臣及督撫二臣。未至其地。不知情
形。雖留心區畫。難以曲盡。以臣躬親履勘。民風
土俗。安危利害。無不詳悉。荷

恩深重。故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聖祖可其奏。乃減舊額賦十之四。時海禁初開。洋船出
入縱橫。琅念海疆底定。更宜加慎。以垂永安。二
十四年三月。復具疏言。慮事必計其久遠。防患
在圖於未然。

聖主深念海宇既靖。生靈塗炭多年。故大開四省海禁。
特設關差定稅。聽商民貿捕。羣生感霈澤之均

沾。

國家獲泉流之至計。實冠從古帝王之不謨矣。顧
臣思之。前因海禁森嚴。隄防易於畫一。茲海禁
既展。沿海內外。多造船隻。飄洋貿易。捕採紛紛。
往來難以計算。水師汛防。無從稽察。竊見在昔
明朝。濱海奸徒。出沒糾紛。肆害延至我

朝。定鼎四十餘年。江浙閩粵數省。民靡有寧。今

德威遠播。四海歸心。惟南之東埔寨。尚有偽鎮楊彥迪。
餘孽黃進。聚艘百餘。北之浙江烏洋。尚有房錫
鵬殘黨。及撫而復叛之劉會。集十餘艘。遊移海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洋邇來貿易船給關臣照票採捕船給道府縣由單叢雜無統數省內地積年貧窮游手好宄實繁有徒乘此開海公行出入汎口若嚴於盤查則以抗

旨難阻之罪相加如不加詰問恐至海外結黨釀禍現准浙江撫臣趙士麟咨稱閩省漁船越境荼毒漁民亟宜禁止等語臣以爲展禁開海固以恤民裕課尤須審弊立規以垂永久今販洋貿易船隻無分大小絡繹而發貲本有限餉稅無幾不惟取外域輕慢且藉公行私多載人民深有

可慮近者臣在省城會議據中軍叅將張旺報稱船戶劉仕明趕繪船一隻給官票出口往呂宋經紀其船甚小載貨無多附搭人數共一百三十三名臣據報卽查而該船已開去矣一船如此餘槩可知夫臺灣難民尙荷

朝廷德意移入內地安插今內地之人反聽其相引而之外國殊非善固邦本之法竊觀外國進貢之船人數來往有限且不肯遺留一人在我中土更考前代以來備防外國甚爲嚴密今雖許其貿易亦須有制不可過縱臣愚以爲飄洋貿

易一項。當行知督撫提諸臣。各將通省內。凡可興販外國港門。議定上大洋船隻數。官民有身家。不至生奸者。或一人自造一船。或數人合造一船。聽四方客商貨物附搭。庶人數少而貲本多。餉稅有徵。稽查尤易。外國見我制度甚密。自生畏服。其欲赴南北各省貿易。併採捕漁船。亦設法畫定互察良規。以杜泛逸海外。則民可以遂其生。

國可以佐其用。而禍患無自而萌。疆圉永以寧謐。苟視爲已安已治。無事防範。竊恐前此海疆之

患。復見不遠。兼以水師船隻。刻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自征勦及渡載投誠。僞官兵眷口難民之後。多屬朽壞擱泊。窮弁不能整葺。請修猶遲時日。而沿海新造貿捕之船。皆輕快牢固。礮械全備。倍於戰艦。倘或奸徒竊發。藉其舟楫。攘其貲本。恐致蔓延。蓋天下東南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地之爲患有形。易於消弭。海外之藏奸莫測。當思杜漸。更臺灣澎湖新闢。遠隔汪洋。設有奸宄。生心突犯。雖有鎮營官兵汛守。間或阻截。往來聲息難通。爲患不可言矣。彼時復行禁

止貿捕。固有負。

國家子養億兆之德意。將東南環海地方。不又仰
厪。

宸衷顧慮哉。蓋自我

朝御極以來。凡有梗化。精騎一到。率土咸服。獨此
海氛。積年負抗。調發勞費。動關億萬。未獲削平。
乃

乾斷航勦。甫爾蕩定。而四省開海船隻。出入無禁。思患
預防。不可一日廢弛。臣謬膺職任。在閩言閩。當
此未然。深知情弊。鯁鯁上陳。使臣年力方壯。

聖主不以臣爲駑駘。尙可竭蹙綢繆。惟年已六十有五。
衰老漸及。意在乞休。故不能緘默。而言人之所
不敢言者。時又議徙新附人民。分置外省。琅力
保其必無後患。請置本省。不避謗。亦不市恩。凡
前後入告諸疏。公忠剴切。上動

天聽。並如所奏施行。二十七年朝京師。
聖祖命宗室諸大臣。設供帳郊迎。比謁
見於暢春苑。

溫旨慰勞。厚賜以歸。三十二年。復入覲。時年七十餘。步
履稍艱。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聖祖命侍臣扶拜賜坐。因奏臣衰老。請解海疆重任。聖祖溫諭再三。謂朕用汝心不在手足。比歸賞賚益厚。又三載。以病卒於官。年七十有六。時康熙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也。遺疏至。

聖祖震悼。由太子少保加贈太子少傅。予祭葬。加祭二次。謚襄壯。卒之日。閩中紳士軍民皆巷哭。羣立祠。歲時祀之。琅容貌魁偉。沉毅有謀畧。用兵持重。計出萬全。所見既定。衆咻不撓。故戰無不克。而終以不殺爲念。嘗著五花陣法。指授諸將。至今傳習。子八人。世綸見名宦名臣傳。季世范襲

侯爵。從遺疏也。

施世驃。字文逸。靖海侯琅第六子。年十六。隨父操練舟師。督領哨船。瞭探沿海。著有勞績。康熙二十二年。委守備。六月。從征澎湖。平臺灣有功。授左都督階。三十一年。任山東濟南城守叅將。時琅入覲。過之。見其部伍嚴肅。曰。得吾法矣。三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世驃

奏請從軍効力。帶領兵馬錢糧。至第六臺奎素地方。時噶爾丹已遁走。四月十五日。召赴

御營。賜蟒服。令率兵隨平北大將軍馬思喀。追擊噶爾丹賊兵。至四十三臺。直抵恭噶喇兔。先是有

旨。追至巴顏烏闌乃止。五月十四日至其地。乃回師。會連丁內外憂。乞假喪葬。三十七年。陞臨清副將。在任三載。陞浙江定海總兵官。定海係浙洋北戶。時海氛平靖。已二十年。世驃恐其日久備弛。乃親率弁兵。至沈家門。演水操法。先用小舟。教以進退攻擊之方。然後用大舟至外洋。旗鼓號令。分行前進。越數歲。將士皆習熟水戰。四十五年。海賊江崙。剽掠洋面。世驃率舟師揚帆而出。

遇諸北洋。賊死命拒戰。世驃家將奮躍先登賊舟。眾軍畢登。斬江崙於舟中。擒其黨。又遣兵乘商船以餌賊。賊追至。旗揭鼓鳴。賊大駭。遂盡俘之。自是賊兵莫敢犯定海界。明年。

聖祖南巡。親詢其事。嘉歎再三。

特賜戴孔雀翎。比於親侍。先是四十一年。軍政自陳。奉旨。有實心任事。和輯兵民。居官甚優之獎。至四十六年。復自陳。奉

旨。施世驃擢用總兵。實心任事。訓練軍伍。安輯海疆。深為可嘉。著照舊供職。是歲丁生母憂。疏請終制。

聖祖以海疆重地慰留焉。四十七年三月。陞廣東提督。粵中山海多為盜藪。世驃至。親率步騎巡察。搜邏捕獲甚眾。南澳守備潘成龍追賊被害。守吏捕風捉影。株累平民。世驃獲真盜。誣者得釋。總督趙弘燦遣叅將李世邦捕賊於英德。賊據險力拒。世驃遣遊擊徐進才覓山徑從後躡之。盡殲其眾。韶人以寧。五十一年九月。調福建水師提督。卽世驃父舊治也。其約束士卒操練舟師。一以其父為法。於是選拔精銳。增造器械。澎湖臺灣兩處戰船。各編字號。濱海要地。添築礮臺。

建營房。措置周密。時海禁方嚴。疏請前去之人。得附回舟。及番舶以返。於是獲歸者數千人。六十年夏四月。臺灣奸人朱一貴。妄稱明裔。招集無賴。乘間大譁。潮人杜君美亦率潮之流民。以倡亂。殺總兵官。遂據府城。建偽號。世驃聞警。卽率兵星赴澎湖。扼抗以待。盡出家貲賞士卒。召募敢死者。船隻器械。分配已定。眾議欲三路進兵。世驃力持不可。謂南路在臺灣正南。此時南風正盛。不可泊。北路之清風隙。去府百餘里。輓餉維艱。賊兵盡在中路。度其嘯聚烏合之眾。非

官兵敵也。直擣鹿耳門。破之必矣。初世驃父琅。功德在閩。澎湖人廟祀之。於是告於琅之廟。禡牙祭海。載旆東帆。六月。抵澎湖營新城。日遣小舟巡邏。獲一舟。有陷賊把總吳良。及賊將劉好。稱逃歸。且願齋檄招賊。世驃知其偽。醉而誘之。言果覘者。時淡水一營。尙未陷賊。守備陳策。孤軍自守。亟遣兵往助之。壬寅。大軍自澎湖進發。先遣兩小舟。潛至南北港。樹青白兩旗為標識。命守備林亮等為左先鋒。遊擊林秀等為右先鋒。俱以勁兵相續而進。世驃自將當其中。帆檣

蔽海。向臺灣進發。波恬浪靜。如涉平川。丙午。抵鹿耳門外洋。賊屯聚礮臺。據險拒守。左右先鋒。見南北港內兩旗已豎。直趨競進。南澳總兵官藍廷珍繼之。礮中其火藥器。火大發。賊遁。鹿耳門故有海沙橫亘。大舟不能過。是日海水忽平。漲八尺。世驃督大小船。越沙而入。乘勝追逐。焚殺賊舟無算。遂復安平鎮。是日大軍泊港內。丁未。賊眾四千犯安平。林秀等禦之。於二鯤身。世驃親駕輕舟。率諸將傍岸橫擊。大敗之。巳酉。復有賊八千來犯。叅將王萬化擊却之。庚戌。遣林

亮等率兵由西港進。藍廷珍王萬化繼之。別遣遊擊朱文謝希賢等。由鹽埕大井頭諸路進。林秀及左都督林崇。由七鯤身衝瀨口。並指府城。世驃自領大軍。長驅直入。三面夾攻。水陸交戰。賊衆大潰。一貴遁走北路。遂復府治。西港之兵。破賊五千於蘇厝甲。會軍城下。安撫居民。拜疏告捷。

聖祖大悅。御批捷疏云。據奏。總督滿保。提督施世驃。調遣官兵。施世驃親身數次。大敗賊衆。攻取鹿耳門。安平鎮。七口內。卽克復臺灣府。可嘉。總督提督以下在

事官兵。着議敘具奏。守備陳策。擒殺作亂奸民范景文。鼓勵平民爲兵。協力堅守淡水營。又同大兵進勦。殊屬可嘉。陳策着從優加爲左都督。捕授臺灣總兵官。與伊同事官兵。從優議敘具奏。該部知道。時朱一貴衆尙數千。經林秀等追殺。逃匿荒野。臺灣南北兩路地方。距府遙遠。餘賊未平。乃遣叅將林政王萬化等。平定南路。收復鳳山。遣遊擊朱文謝希賢等。直趨北路。收復諸羅。先是世驃未入臺之前。南路賊徒與住臺耕種粵民構難。於六月十九日。在鳳山縣屬之漫漫莊。被粵民殺敗。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至是官軍繼至。乘勝追捕。賊目顏子京。鄭廷瑞。俱就擒戮。餘夥皆逃散。其北路賊徒。於六月二十八日。在大穆降地方。遇官兵截殺。死傷甚多。餘衆悉降。惟朱一貴及頭目數人。尙未就獲。世驃嚴令各官兵。分道巡捕。一面懸賞。傳諭鄉民。誘擒解報。閏六月初七日。總督滿保。委與泉道副使陶範。齎奉

上諭。撫戢臺灣衆民。膽黃到臺。初八日。世驃遣官齎往招撫。是早諸羅縣屬之溝尾莊。賊黨楊旭。卽繫朱一貴。及張阿山。翁飛虎。王玉全。以獻。諸賊渠俱以次就擒。世驃奏言。

恩綸齋到之日。適元克弋獲之時。

皇仁昭布。海表蕩平。除將朱一貴等。遣官兵解送督臣審究外。將奉到

聖諭。及擒獲賊首日期。與南北兩路情形具奏。二十五日奉

旨。克復臺灣。議敘在事官兵。已有旨了。覽奏。施世驃克復臺灣府治之後。分遣官兵。前往南北兩路。殲滅寇賊。諭旨到日。擒獲賊首朱一貴。餘夥或撫或勦。居民歡欣復業。海表清晏。知道了。該部知道。

特賜東珠帽。五爪龍袍。四團龍褂。馳疏者三人。俱授把總。銀各五十兩。臺灣平後。營戍空闕。世驃分遣行間諸將。措置各營事。分兵汛守。宣播

朝廷德意。蠲除弊政。臺人歌舞。相慶更生。世驃自行師以來。未嘗一夕安寢。八月甲戌夜。二鼓。暴風猛雨。揭瓦飛幕。海中之舟。悉飄上岸。世驃終夜露立。風雨中。以鎮軍心。拜跪泥濘。為民請命。黎明風雨乃止。自是得疾。頭痛不可忍。漸至氣虛痰喘。九月癸卯。卒於軍。兵民號慟。如失慈父。遺疏入。

聖祖軫悼。特諭該部。施世驃効力年久。勞績懋著。沿海

水師營務。極為諳練。簡任提督。整飭營伍。實心盡職。當臺灣匪類竊發。即遣調官兵。親渡海洋。屢次大敗賊眾。七日克復臺灣。擒獲賊首朱一貴等。俾地方寧謐。克奏膚功。殊屬可嘉。海疆要地。正資料理。忽聞將星隕落臺灣。朕心深為悼念。着給還所降之級。其加官保賜卹之處。察例具奏。伊所借藩庫銀一萬兩。着賞給。不必償還。將伊安葬福建。并伊妻子留住福建之處。俱着照伊所請行。着遍諭督撫提鎮。該部知道。

太平六十年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贈太子少保。是年冬。

世宗憲皇帝續承大統。賜謚勇果。給全葬與祭。又給世

賞。襲一等阿達哈哈番。世驃性和易。能禮賢愛士。

宮中平時竟日鈴閣。緩帶從容。臨陣不動聲色。謀定

後戰。七日而復臺灣。與其父琅當日平海捷期。

滿京畧不少異云。可嘉其勳要。此五資。朕既蒙圖。朕

賜。果。十日。可嘉其勳要。此五資。朕既蒙圖。朕

富。空。實。則。朕。蒙。恩。賜。官。其。廉。斯。所。半。風。穴。大。規。

本。州。營。務。通。政。司。副。都。統。王。尉。曾。登。海。營。五。寶。山。盡。鎮。

脈。傳。則。林。備。道。階。就。世。顯。收。代。乎。人。從。齋。懋。善。出。威。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七十五

名臣列傳三十五

正黃旗漢軍世職大臣

耿仲明

耿繼茂

金玉和

金維城 從子世礪

李思忠

宜哈納

戴都

祖大壽

祖澤潤

祖澤淳 叔父大眷

祖可法

張仲第

馬汝龍

劉忠

張天福 兄天祿

董學禮

常進功
楊熙

耿仲明。漢軍正黃旗人。世居遼東。

太祖高皇帝取遼東時。仲明同遼東人孔有德奔入皮島。為毛文龍部下末弁。後文龍為寧遠巡撫袁崇煥所殺。山東登州巡撫招有德為管步兵左營叅將。仲明亦為叅將。天聰五年。

太宗文皇帝征明。圍大凌河。有德率兵赴援。至吳橋縣。與買馬叅將李九成叛明。率兵反攻登州。仲明在城中。率遼東官杜承功。曹德純。吳進興等十五人為內應。遂破城。收遼東三千餘人。有德以仲明為總兵官。自稱為都元帥。李九成為副元

帥駐登州。殘破各處地方。山東皆亂。七年。明總兵官祖大弼率兵數萬攻登州。李九成陣亡。明援兵又屢至。仲明等度不能支。乃突圍來奔我國。明旅順口城守總兵黃龍以水兵截戰。副將李應元。田良祚被殺。寧遠登州官兵亦以船追擊。仲明與有德等議從鎮江登岸。值朝鮮又以兵助明。不能至我國。適

太宗遣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三貝勒率兵迎於江岸。明及朝鮮兵始退。於是仲明等歸誠。數百船官兵家口兵器鎗礮等物盡運江岸。三貝勒大宴歸降元帥總兵官等。以馬二千餘匹散與將士乘之。攜歸附官兵起程。

太宗以有德仲明等千里來歸。諭勿令在途勞苦。從容休息而行。隨處設宴。安插東京。六月。仲明與有德等至。進獻金銀併金玉器皿綵緞衣服。俱納之。設大宴。

太宗親以金卮酌酒賜之。宴畢。各賜蟒袍貂裘撒帶鞍馬等物。癸酉。封孔有德爲都元帥。耿仲明爲總兵官。

賜仲明勅曰。朕惟任賢使能。崇德尙功。乃國家之大典。

乘機邁會達變通權。誠明哲之芳踪。爾總兵官耿仲明。原係明臣。知明運之傾危。識時勢之向背。遂舉大眾。奪據山東。殘破數城。實爲我助。且又全攜軍士官民。盡載盔甲器械。航海來歸。偉績豐功。超羣出類。朕深嘉尙。用贊王猷。給總兵官印勅。功名富貴。遠期奕世之休。帶礪河山。永無遺棄之義。凡有一切過犯。盡皆原宥。爾宜益勵忠勤。恪恭廼職。勿負朕命。欽哉。是年。隨貝勒岳託取明旅順口。八年。

賜銀一百兩。緞五疋。緞衣五襲。銀盃盤二副。又賜銀二百兩。令其賞部下有功官員。九年。請輸糧助賑。

新附人民。

太宗却之。崇德元年。封爲懷順王。

賜宴崇德殿。并賜銀兩有差。二年。從豫親王多鐸征朝鮮。率所部破其救兵。又從英親王阿濟格取皮島。率所部兵協攻。三年冬十月。從

太宗證明。同恭順王孔有德等。以神威將軍礮攻五臺。克之。丁巳。攻克戚家堡。石家堡。獲人馬甚衆。戊午。攻克錦州城西臺。復招降大福堡。五里河諸處。五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擊松山。杏山。塔山中後所。前屯衛。次第奏捷。順治元年。隨睿王多

爾衮入山海關討流寇。追至慶都。大敗之。二年。隨豫親王多鐸追李自成至潼關。自成敗走。河南諸郡悉平。是年。渡淮。拔揚州。下江南。並有功。四年。進兵至湖南武岡州。擒僞帥郭肇基。又於長沙遇僞總兵楊國棟。擊敗之。關賊據熊飛嶺。復同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率兵三百。追入祁陽縣。圍其城。我兵齊集。遂攻克之。殺僞總兵一員。僞副將一員。馬步兵七千。五年。

恩賜黃金二百兩。六年五月。

特授金印金冊。改封爲靖南王。率新舊兵二萬。征勦廣

東。挈全家駐防其地。

諭曰。廣東初定。人民甫安。旋因逆賊構亂。斯民復陷水火。茲特命爾靖南王統領大兵。同心商酌。相機征勦。王受茲重任。其益殫忠猷。禮以律已。廉以率下。務輯寧疆。圉寬朝廷南顧之憂。欽哉。十一月。師次江西吉安府。卒於軍。仲明効力行間。勞績茂著。攻克郡邑。所至破賊。招撫官吏軍民甚衆。歿後。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耿繼茂。靖南王仲明子。幼從父出征。屢立軍功。順治六年。襲父爵。七年。統其父所屬藩下大兵。

恢復肇慶。擊僞帥蔡奎等兵。擒殺袁勝等。又擊李元蔭周朝等。至靈山。斬其將上官星拱。招降餘黨。於是高雷廉瓊邊海之地悉定。十一年。僞安西王李定國犯肇慶。總兵郝尙久以潮州叛。降於定國。廣東震動。繼茂隨率兵急趨肇慶。與平南王尙可喜會同靖南將軍朱瑪喇合擊之。定國兵潰走。斬尙久。潮州復平。

世祖章皇帝命秘書院學士郎廷佐齎

勅書。賜蟒緞貂裘甲冑弓矢鞍馬。勞將士白金三千兩。繼茂復統兵進征李定國。擒其將武君禧等三

十餘員。得象十三隻。並招降其士卒。恢復三州十八縣。又總領廣東廣西湖廣三省兵。征勦南寧。破僞帥李先芳等。獲船三百隻。十二年。奉

旨以和碩顯親王姊。賜和碩格格號。妻其長子精忠。固山貝子蘇布圖女。賜固山格格號。妻其次子昭忠。十三年。敘功加俸。

賜之勅曰。朕惟折衝禦侮。社稷良臣。報德崇功。國家盛典。爾英才自命。雄畧羣推。當我朝創業之初。正航海投誠之日。加封崇爵。世職錫盟。畧地攻城。殊勲茂著。入關破寇。從定中原。秉鉞南征。不昭弘濟。蓋忠勤之

備至。亦威惠之交孚。及因百粵跳梁。命爾底定。爾果能率所屬官兵。協力追剿。李定國竄伏遠遁。廣東疆土。遂爾全收。平肇慶。恢潮州。厥功茂矣。朕甚嘉焉。聿彰圖閣之猷。爰申詔祿之典。茲將次敘入冊。又於藩俸六千兩外。加俸一千。以報勤勞。嗚呼。元老壯猷。忠尚資於善後。重臣宣力。誼更篤於開先。王其鞏固封疆。殫抒籌策。俾聲教全銷瘴厲。而功名永重山河。尙克祇承。無斁朕命。欽哉。十六年。

詔移駐福建。康熙二年。

賜其生母郭氏爲妃。三年。會同總督李率泰等。招降海

寇渠帥鄭鳴駿。陳輝。鄭纘緒等。獲水軍十餘萬。戰船百餘隻。拔金門。廈門。銅山。招降僞侯周全斌。黃廷。僞將軍翁求多等。又獲水軍十餘萬。戰船百餘隻。逆渠鄭錦僅存數十艘。遁回臺灣。五年。敘功。再加俸一千兩。繼茂躬擐甲冑。率勵官兵。兩鎮巖疆。爲國藩屏。摧方張之寇。收不逞之民。肇慶逆賊。抱頭遁竄。潮州叛將。駢首就誅。地方安堵。功莫京焉。十年五月病故。

賜祭葬如典禮。諡忠敏。長子精忠襲爵。康熙十三年。精忠叛。被誅爵除。次子昭忠聚忠。見得諡名臣傳。

金玉和。漢軍正黃旗人。自幼從征。諸路有功。得授世職。累加至二等副將。天聰五年。擢禮部承政。緣事革職。六年。復任甲喇章京。隨

太宗文皇帝閱兵於北演武場。賜鞍馬一匹。七年。陞任梅勒章京。奉

勅諭孔有德耿仲明等一次。崇德六年。大兵圍錦州。玉和同梅勒章京和機格理。敗敵步兵。時明經畧洪承疇所部兵。遁入三臺。玉和領紅衣礮同四固山兵攻克。隨攻松山南山臺。復同四固山兵用紅衣礮克之。松山敵兵乘夜來犯。以本

甲喇紅衣礮擊却之。斬殺五十二人。復率木甲喇兵攻塔山。以紅衣礮破其城。議功。授牛彖章京。世職。七年。攻中後所前屯衛。復督紅衣礮破二城。加世職至三等甲喇章京。順治元年。署懷慶府總兵官。流賊來圍濟源縣。玉和領兵往援。戰歿於陣。事

聞議卹。超加世職爲二等梅勒章京。世襲罔替。以其子

維廷襲職。孫世德有傳。見得諡名臣。世榮。仕至兵部尙書。世楊。巡撫。世鑑。工部侍郎。

金維城。亦玉和子。初任牛彖章京。天聰二年。征

明圍錦州。維城隨固山額真石廷柱。敗明兵於城下。又同四固山兵。以紅衣礮克臺十八座。敗松山步兵。崇德元年。同梅勒章京金礮。齎糧接濟。證明將士。三年。任兵部副理事官。六年。大兵圍錦州。松山兵來奪我紅衣礮。維城率本固山兵擊敗之。復同四固山兵。以紅衣礮攻克塔山附近諸臺。及塔山城。功居二等。隨攻杏山臺。并克其城。功居一等。授半個前程。世職。八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證明寧遠。以紅衣礮克中後所前屯衛二城。十月。同固山額真劉之源等。率官

兵赴錦州。督鑄紅衣礮。順治元年。加授牛彖章京世職。四年。任兵部侍郎。是年考績。加半個前程。復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征湖廣。渡長沙湘江。有賊三千。立寨江岸。維城率兵衝入。大敗之。七年。九年。三遇

恩詔。加世職至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緣

事降為三等阿達哈哈番。弟維藩。見循吏傳。又有金世礮者。玉和孫也。由生員任佐領。康熙十三年。陞叅領。值逆藩耿精忠叛。隨和碩康親王傑書南征。平之。十八年正月。海寇偽將軍劉國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軒等率賊萬餘列陣奇頭山。又郭塘等處賊兵併力來犯。世礪隨平南將軍賴塔進戰。中箭貫胸而歿。尋議卹授拖沙喇哈番。以其孫興祚襲李思忠。字葵陽。漢軍正黃旗人。世居鐵嶺。父如樾。明寧遠伯成梁之從弟也。仕明任太原同知。天命四年。大兵破鐵嶺。如樾與弟如梓。長子一忠。次子存忠。俱不屈死。六年。

太祖高皇帝平定遼東。思忠招集開原鐵嶺等處戶口。安插鐵城。束身歸。

命論功授備禦世職。後以擒獲間諜功。加世職至遊擊。

天聰三年。大兵征明過北京。思忠駐防遵化。值大兵回邊外。明將謝尙忠等以鎗礮火箭來攻城者三。俱擊退之。又以火箭射我火器營。火藥焚起。兵驚潰。思忠約束整齊。使各歸汛地。復出城招明官四員來歸。尋從征鐵山。同雅爾柰往茨榆沱擒十一人。獲五戰艦敵。回兵來奪。悉力拒戰。被礮傷領。仍奪擊敗之。加世職爲一等叅將。九年。考察人丁。思忠以能安輯撫循。於七年間增丁一百十三名。加世職至三等梅勒章京。順治三年。擢駐防西安府昂邦章京。提督烏真。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超哈及漢兵。七年。九年。三次。

恩詔。加世職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十一年。以年老致仕。以次子塞伯理。本名顯祖者襲職。顯祖與兄蔭祖。並見名宦名臣傳。宜哈納。字德貞。本姓李。名恒忠。陝西提督李思忠叔父如梓之子也。初以轄員事。

太宗文皇帝。賜今名。天聰四年。任牛彖章京。崇德八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證明。以紅衣礮克中。後所前屯衛二城。授半個前程。世職。順治元年。從固山額真葉臣。征太原府。以紅衣礮克其城。又破

汾州北關及文水縣。二年。從肅親王豪格。征四川。敗流賊楊薦。兵於馬湖府。六年。隨固山額真巴顏墨勒根。轄駐師西安府。破賊渠孫可法。何進。又破賊將張破臉。劉文平等。又敗賊將康薦宗。騎兵於店頭川。十一年。隨靖南將軍朱瑪喇。征廣東。敗僞安西王李定國於新會縣之山峪。加授世職至一等阿達哈哈番。緣事降為二等。阿達哈哈番。康熙九年。復以從征有功。授一等阿達哈哈番。仕至副都統。卒。第三子儀祖。襲世職。長子輝祖。見名宦名臣傳。

戴都字光庭。本姓李。名獻祖。提督李思忠兄一忠之子也。初任牛彖章京。天聰二年。圍錦州。同四固山兵。以紅衣礮攻克金塔口臺。五里屯臺。暨錦州北臺。崇德六年。從大兵圍錦州。率本甲喇兵。同固山額真劉之源。敗明步兵於山嘴。又攻拔塔山附近臺。及取塔山。以本甲喇紅衣礮克之。攻居第四。又同四固山兵。以紅衣礮攻克杏山附近臺。併克其城。功居第一。旋同智順王尙可喜。敗長安嶺步兵三百。授世職半個前程。八年。同金維城等。攻克中後所前屯衛二城。加

世職爲牛彖章京。順治元年。隨固山額真石廷柱征山西。攻太原府。以紅衣礮克其城。十一月。隨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南征。破流賊。滅福王。平定河南江南。所至督放紅衣礮。克武岡山寨。及揚州府。嘉興府。江陰縣三城。論功。加世職至三等甲喇章京。官至工部侍郎。四載考績。又加世職爲二等阿達哈哈番。遇七年。

恩詔。加爲一等阿達哈哈番。九年。領官兵圍成都。招降僞撫南王劉文秀。擒斬僞總兵龍名揚。蜀疆漸次底定。是年遇兩次。

恩詔。加世職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襲罔替。十七年卒。

祖大壽。漢軍正黃旗人。初仕明爲寧遠叅將。天命十年。大軍征明。克錦州。至寧遠城。我兵執楯薄城下。鑿垣。時天寒土凍。城堅不墮。大壽協同明總兵官滿桂。寧遠道袁崇煥。嬰城固守。火礮石齊下。我兵不能克。明日再攻之。又不克而退。我兵被傷者五百人。天聰三年。

太宗文皇帝親率大兵征明。十一月辛丑。直逼京城。

太宗營於城北土城關之東。兩翼兵營於城之東北。時

大壽已爲錦州總兵官。同寧遠巡撫袁崇煥率兵二萬來援。屯廣渠門外。我兵分三隊擊敗之。追至城濠。遇伏。蒙古固山恩格德爾額駙及喀爾喀諸貝勒俱失利。吳內格巴克什及外藩札魯特貝勒寨本馬尼突入迎擊。始敗之。丁未。進兵逼城二里而營。大壽偕袁崇煥營於城之東南。庚戌。明執袁崇煥入城磔之。大壽大驚。率所部奔回錦州。掠奪民物。毀山海關而出。自是明兵莫敢抗拒我軍。掠通州圍永平而還。

太宗以大壽爲明朝宿將。習於戰。欲其降服。四年。

詔訪問大壽家屬消息。聞其族人並在永平。遂遣人取至。內有大壽兒子一人。及其子二人。親戚數輩。俱給房屋居住。恩養之。五年。大壽以總兵官加少傅。與副將何可剛等十四員。率山海關外八城兵。統領夫役。修築大凌河城。欲乘我兵未至。竣工。晝夜督催甚力。七月己亥。

太宗統大兵親征。分兩路前進。丙午夜圍其城。掘壕築墻以困之。城中不通出入。乙卯。

遺書大壽畧曰。朕昔諄諄致書。欲圖和好。爾國君臣。惟以宋朝爲鑑。亦無一言復我。然爾明主非宋之裔。朕

亦非金之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征戰豈我所願。乃不得已而爲之。朕今厭兵革。願太平。故更以書往。惟將軍裁之。丁卯。明錦州兵六千來援。敗之。辛未。城內兵突出。復敗之。丁亥。再敗錦州援兵七千於小凌河。八月己丑。復

遺書大壽曰。自古以來。兩國構兵。不出戰與和二者。今和議旣絕。朕故留兵居守。親率大軍深入。幸遇將軍於此。似有宿約。深愜我仰慕將軍素志。意者

天欲我兩人相見。以爲後圖乎。心竊慶慰。是用遣使伸悃。朕之所以愛將軍者。因我起自東陲。但知軍旅之

事。至於養民馭兵之道。實所不知。山川地勢之險夷。亦多未諳。倘得傾心從我。戰爭之事。我自任之。運籌決勝。惟將軍指示。休戚與共。富貴同享。此朕之願也。今聞城內士馬亡斃待盡。甚為可惜。惟將軍熟思而獨斷之。勿惑衆言。庚寅。

上命營內廝卒執旗幟。向錦州馳騁揚塵。偽為錦州援兵至。距城十里。聲礮不絕。

上率擺牙喇兵伏於山內。城中見之。祖大壽等率兵出城。至西南隅。來攻我兵所得之臺。豎梯將攻。宗室篇古及葉臣鄂本兌貝勒明安四營兵齊出。

進擊之。明兵大敗。

上率所伏軍掩至。敵知墮計。奔入城。我軍陣斬敵兵十七人於臺下。生擒一人。敵兵中傷死者百餘人。乙未。明太僕寺卿兼監軍道張春。總兵官吳襄等。率兵四萬餘來援。

太宗留兵一半圍城。自將其半擊之。兩戰俱捷。大敗敵兵。斬殺無算。生擒張春等三十三員。時城中復疑此為誘戰。無一人出者。十月丁未。

命陣獲官員。各以己意為書。遣千總姜桂賚往招大壽降。大壽得書。始知援兵敗沒。然意猶未決。己酉。

復

賜書招之。示以誠心來歸。決不誑殺。當立盟誓。是時大壽已困守三月。城中食盡。軍士皆殺夫役商民爲食。析骸而炊。又殺軍士之羸弱者食之。我兵修築壕塹益堅。大壽等欲突圍不能出。欲守則外無援兵。內無芻糗。正在窮蹙。會

太宗復遣降將姜新往招。大壽始率衆官出城相見。隨令遊擊韓棟與新偕來。由將軍楞額禮所守之門入。軍士戎服。劍戟森嚴。韓棟見防守之密如此。料無突圍脫還之理。歸白大壽。降志始決。先

遣子祖可法爲質。欲邀我副將石廷柱相見。

太宗卽命廷柱往。大壽謂廷柱曰。人生天地間。豈有長生不死之理。但爲國爲家爲身。三者並重。今旣不能盡忠報國。惟惜身命耳。然身雖獲生。妻子不能相見。生亦何益。爾等若不同兵。欲圖大事。當攻取錦州。則吾妻子亦得相見也。廷柱傳

諭曰。爾等降後。錦州或以力攻。或以計取。任爾爲之。是

時大凌河城內衆官皆與大壽謀降。獨副將何可剛不從。大壽因執而殺之。令副將四員遊擊宗興二員來盟。

太宗與諸貝勒先對

天設誓。次大壽所遣副將等誓。誓畢。

詔遣覺羅龍什詣大壽。問取錦州計。時夜已二鼓。大壽

日爾自至

御營。諸貝勒迎於一里外。

太宗亦出幄列炬。與大壽行抱見禮。以金卮

親賜酒。又以

御服黑狐帽。貂裘。及金玲瓏鞋帶。緞靴。雕鞍白馬。

賜大壽曰。初來歸我。宜拜

天地。以禮相見。因暮夜不能成禮。且在戎行。攜物無多。

不能以嘉物相贈也。大壽奏曰。

聖恩優待若此。我雖至愚。豈木石等耶。遂定議欲詐回

錦州爲獻城之計。

太宗與諸貝勒議曰。與其留大壽一身。不如縱入錦州。

令其獻城。是爲上策。卽彼叛而不來。亦非我等意料

不及而誤遣也。且彼之一身。叛亦聽之。若不縱之使

歸。倘別令人來據守錦州寧遠。則事愈難矣。于是

命阿巴泰貝勒。德格類貝勒。墨勒根代青貝勒。多爾袞

貝勒。岳託貝勒。率梅勒額真八員。官四十員。統

兵四千。偕祖大壽及所屬兵二百五十名。作潰

奔狀滿洲兵亦着漢裝計取錦州。己巳漏下二鼓。大凌河城內礮聲不絕。兵起行。錦州軍聞之。以爲圍兵得脫。分路來迎。盡爲我兵所殺。十一月庚午。

詔遣人於五里外迎謂大壽曰。爾至錦州以何計入城。以何策成事。大壽答曰。我但云昨夜潰出。逃避入山。今茲徒步進城。未有不令我入城者。錦州軍民俱我所屬。但恐巡撫覺耳。若我兵向我。則巡撫或擒或殺。亦易事也。如初二日聞礮。則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聞礮。則事已成矣。因以

廝卒二十六人偕之行。是晚渡小凌河。大壽徒步而去。先是大凌河築城時。官員兵丁工役商賈人等。共三萬餘。至是止存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馬三十二匹。翼日錦州聞礮。後二日遂不聞。癸酉。祖大壽自錦州遣史名顯至。傳語副將叅將遊擊都司等官曰。我前日倉卒起行。攜帶人少。錦州兵甚衆。未及舉事。將從容圖之。爾諸將家屬。我已潛使人贍養。後會有期。倘有畏言。卽遣人來無妨也。戊寅。大壽復遺書至。言相約之事。晝夜躊躇。難以驟舉。且所攜心腹人甚

八旗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少。調集之兵甚多。衆心懷疑。不勝恐懼。巡撫巡按。防禦最嚴。又有陳二等三人。自大凌河逃回。機事漸露。是以遲誤。待來年相會。再圖此事。吾心惟

天可表。斷不爲失信之人。是日毀大凌河城。已卯。大兵回瀋陽。八年三月。

遣大臣鰲拜等往畧錦州。並遣大壽書。九月。明遣官至錦州調大壽。凡三調未往。因繫其妻孥於獄。復召之。大壽乃行。濱行。大壽云。我雖竭力爲國。其如不我信何。此行我意可戰則戰。量力不敵。則

與滿洲一言。決絕而來。若入京。必加害。我觀時勢若此。是滿洲得天下之時也。復謂其所轄蒙古云。若殺我。亦必及爾。殺爾亦必及我。爾無岐視。有所徘徊。遂率蒙古沿途縱馬食田禾而去。至寧遠駐三日。復縱馬食禾。餘皆以馬載之行。其守吏具文陳告。大壽裂而焚之。明以蒙古人實無用。在大凌河殺人而食。敗則先奔。諭大壽殺之。凡二次。大壽子聞之。竊與父書。勸其勿殺。蒙古弗知也。擐甲三夜。欲執大壽。大壽與之盟。乃已。留守貝勒濟爾哈朗等。疏言大壽有三調

不往之罪。臣等思彼欲求容於其主。必來侵我外藩。惟

聖主慮之。九年。

命貝勒多鐸率兵攻錦州。大壽率馬步兵出城五里立營。令副將劉應選、穆祿吳三桂等迎探。遇我軍前鋒阿山、石廷柱等擊敗之。時大壽之弟大樂號祖二瘋子。率兵往援陝西甘州。遇流賊截戰。兵敗。身僅免。乃奏言欲破流賊。必得臣兄大壽。寧錦兵乃可。於是復調大壽西征。崇德元年六月。

賜大凌河歸附各官世職。大壽子副將祖澤潤。授爲三等昂邦章京。准再襲十二次。副將祖可法。祖澤洪。授爲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襲十次。皆爲參政官。三年。揚威大將軍多羅貝勒岳託奉

命。證明。奏言祖大壽兵馬已調往西去。十月。大壽遣二人。執令箭赴錦州。豫親王多鐸生擒之。十一月。己未。多鐸率所部兵往會鄭親王濟爾哈朗。將過中後所。時大壽聞我兵侵北京。率師往援。至中後所城。遂以兵來襲。多鐸後。土默特部落及甲喇章京翁克等。率衆先奔。燾章京哈寧噶甲

喇章京阿爾津等不能敵。且戰且退。貝子博洛迎擊之。始却。多鐸收兵不戰。夜至濟爾哈朗營。濟爾哈朗等聞之大怒。次日同多鐸率兵復至中後所。大壽兵不敢出。丁卯。

太宗親率兵至城下。

勅諭大壽曰。自凌河一會。今已數載。相別之後。朕因未嘗親來。故通問亦稀。今朕至此。謂將軍猶在錦州。欲一晤而旋。不意將軍乃駐此地。故朕亦不憚辛苦而來。惟願將軍出城一面。去留惟將軍是聽。朕終不相強。將軍之身。猶此身也。若曩則釋之。今乃誘而留之。

何以取信於天下乎。將軍雖屢與我兵相角。爲將之道。固應爾也。朕絕不以此介意。毋因此而見疑。若必不肯親來。可遣腹心人來。當悉朕衷曲。戊辰。召濟爾哈朗。多鐸率兵來會於中後所。大壽堅壁不出。乃遣俘獲人齎。

勅往諭大壽曰。曩者凌河釋爾。朕之諸臣。每謂朕昧於知人。今將軍甚宜出城相見。毋退避不前也。若懷疑懼之意。則朕與將軍可各攜親隨一二人。於中途面語。蓋朕之欲相見者。一則解朕昧於知人之嘲。再則使將軍子姪。及大凌河衆官。皆謂將軍之能踐言也。

大壽終不敢出。庚午大兵自中後所班師。四年三月。我兵攻杏山。大壽自寧遠遣兵由水路往援。前隊已入城。噶布什賢兵遇其後衝擊之。獲船一隻。有兵百人。殺五十人。獲甲四十副。壬申。遣內弘文院大學士希福。內國史院大學士剛林等齎勅往錦州。諭祖大壽妻。數大壽背明四罪。并示以直隸山東等處大捷。先是我兵分三路穴地攻松山城。甲申。有大壽所遣蒙古兵三百。自錦州來援。乘夜入城。我兵不能穿穴。遂罷攻城之議。五年圍錦州。有先投明之蒙古多羅特部民人于杏

山五里臺居住。至是密遣人來報欲降。遣濟爾哈朗率兵一千五百名前往迎之。夜過錦州城。大壽見我兵寡。令錦州遊擊戴明率馬兵七百人。協同杏山松山馬兵共七千。分翼布陣。進逼我兵。我兵引退於九里外。敵騎吶喊向前。濟爾哈朗縱兵反擊。分隊衝入。大敗之。追至城下。獲副將二人。叅將一人。斬之。六年三月。錦州蒙古吳巴什諾木齊等遣人賫書求降。事洩。大壽整兵於日暮時至城外。欲以計擒之。吳巴什等即執兵器迎敵。我軍相繼至城下接應。大壽敗入城。

吳巴什等皆來歸。七年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遣子為質。約日獻城。我兵如期攻之。克其城。生擒總督洪承疇。巡撫邱仰民。總兵祖大樂等。奉

旨將洪承疇祖大樂送入盛京。祖大名祖大成放入錦州。令與大壽相見。三月。錦州城內糧盡。人相食。戰守計窮。乃遣使來告云。祖總兵近聞松山已失。若得見總兵祖大樂。即歸順矣。歸順之後。寧遠亦可得也。即令來人至大樂處與之見。來人問諸王有盟誓否。有即歸順。諸王怒曰。我因此城窮則取之。有何不得已。乃與爾等盟誓耶。欲

降則降。不降則已。誰強爾等降也。次日。大壽率眾官出城。至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袞軍前叩首歸降。王等即日遣固山額真率兵入城。駐於城上。守護城門。錦州城內殘兵約七千。詔諭大壽部下之人。盡留養之。革職總兵祖大弼。副將祖澤遠。叅將祖澤沛。祖澤盛。遊擊祖雲龍等。凡四千八百九十四名。其編為民者。俱送至蓋州安插。六月甲子。奉

旨錦州松山杏山所獲官員祖大壽等。八家各宴一次。七月壬申。

賜大壽五爪龍朝服。嵌雙東珠紅寶石金頂朝帽。并靴
鞮等物。皆

上用服飾。祖大弼等亦各

賜賚有差。八年正月大壽奏言。臣深荷

聖恩。至德寬厚。天地生成。無以加此。臣先執謬。自辱及
身。深愧歸降之晚。皆臣見識淺薄之所致也。欲
一竭愚誠。奏獻

伏覩
聖主。因我兵久勞在外。又遣兵入明境。是以尙未敢言。

皇上聖明神武。所至功成。兵強將勇。無往不利。實天時

人事符應攸歸。一統之業。朝夕可定矣。以臣日
擊機會。不若先取山海關外五城。最爲上策。彼
已虛弱。燕京震動。關外驚惶。况吳總兵罪重憂
深。文武官屬。心皆恐怖不寧。臣雖衰老。拙於謀
算。但際此機會。圖報有心。並仗

皇威。敢獻所見。明之文武官員。有能無能。臣所悉知。城
之虛實。兵之強弱。亦無不洞曉。乘此時或收撫。
或征討。先攻取中後所。收吳總兵家屬。吳襄必
爲之動心。吳三桂亦自擾亂。其餘中右所。前屯
衛。不勞而自得矣。至中前所。一過可平也。破山

海更易於破寧遠。山海軍兵皆四方烏合之衆。不諳戰陣。絕其咽喉。撤其籬籬。海上運糧之道。自然不通。長城自然不能固守。卽欲保全燕京。亦無策矣。如此寧遠何以支持。此臣管見。蠡測不足當。

聖聽。但時會可乘。敢披愚衷。不勝恐懼。謹此奏。

聞。是時貝勒阿巴泰等征明。至五月始凱旋。而大壽亦尋以病卒。諸子前後歸降。皆官顯爵。澤潤有傳。澤洪仕至吏部侍郎。澤遠禮部侍郎。澤溥福建總督。澤淳副都統。又恭按。

太宗皇帝實錄內載祖大壽欲降時。以其子可法爲質。今八旗冊載參差。傳詢其子孫。乃云並非大壽一族。可法之父名有才。別無宗族。又祖澤潤。

實錄內稱爲大壽義子。而旗冊稱爲大壽長子。不知何以互異。意澤潤可法並爲大壽部下副將。故皆義子畜之。如唐末李克用十三義兒也。祖澤潤大壽長子也。初爲明錦州副將。隨父領兵修葺大凌河。天聰五年。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兵圍之。澤潤同父約來降。明副將何可剛堅執不降。澤潤與父謀。執而斬之。遂來。

歸。崇德元年。授三等昂邦章京世職。三年。任兵部左叅政。隨鄭親王濟爾哈朗攻前屯衛。以紅衣礮克中後所前屯衛二城。加世職爲一等昂邦章京。緣事革職。順治五年。山西逆鎮姜瓖叛。澤潤隨英親王阿濟格往征。率兵圍大同。攻渾源州。朔州。左衛。汾州府關廂。太谷縣五城。並以紅衣礮克之。

賜銀五百兩。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前事尋白。仍授二等精奇尼哈番。九年。遇兩次。

恩詔。累加至一等精奇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世襲。

罔替。十二年。以固山額真統兵分防長沙府。十七年。卒於任。孫允圖。仕至左副都御史。

祖澤淳。亦大壽子也。任頭等轄。順治七年。擢管梅勒章京事。十八年。山東賊于七作亂。祖澤淳同征東將軍季什哈討平之。敘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又有祖大眷者。大壽之弟。澤淳之季父也。初任牛录章京。崇德三年。隨大兵征明。攻濟寧。率本甲喇兵以雲梯攻城。中礮歿於陣。贈牛录章京世職。以其子澤源承襲。

祖可法。漢軍正黃旗人。初爲明副將。隨祖大壽

築大凌河城。大兵困之。糧盡援絕。同大壽來降。崇德元年。授一等梅勒章京世職。任都察院承政。三年四月。與同官張存仁奏言。戶部掌司錢穀。職任匪輕。今見戶部無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之數。則收放多未詳明。又無年終考核之例。則侵冒難以清理。此韓大勳窺之已熟。所以敢於侵盜。若非天意不容。使自敗露。卽屢盜金銀。亦不知覺也。韓大勳所犯罪大。萬難寬宥。臣等仰思

聖意以爲恩養日久。未忍遽誅。或因彼係新人。誅之恐

傷恩養盛名。但賞罰者人主之大柄。若徒用恩而廢法。此又開新人爲盜之門也。伏乞

睿鑒。將韓大勳速正典刑。以彰國法。以警將來。仍嚴勅戶部。速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文簿。年終再令公明官員稽察。庶倉庫無侵尅之弊矣。是月又奏言。刑部外郎陳七。於去年受贓壞法。審實責革。

聖駕二月初三日出征。刑部隨於初四日復。將陳七收用。臣等隨赴刑部察問。有言不知者。有言陳七善算者。臣等又赴吏部察問。次日在篤恭殿。吏

部親王反責。臣言爲謬。臣等勘得陳七小人。似無關於輕重。然從來壞事者。多由此等小人也。自古有汚吏。必有貪官。蓋小人善迎合。工諛佞。止知有利。不知有義。止知徇私。不知爲公。止爲身謀。不顧法紀。臣等實知小人不宜用。故以陳七爲不可用也。今

聖明天縱。知小人之壞事。曾面諭該部。凡壞事之人。不許復用。茲又首用壞事之陳七。實係違

旨。况

聖主御極。正進賢退不肖之時。臣等職司風憲。所知者朝廷之法。雖觸權貴不避也。

太宗文皇帝嘉納之。七月。更定官制。由承政改爲叅政。五年正月。同張存仁及理事官馬國柱、雷興等奏言。有國家者。必有大計。大計定而後舉錯神。舉錯神而後奏功捷也。所謂大計者。有司不得與聞。惟帷幄諫議之臣與謀之。臣等旣居斯職。宜盡乃心。今就我國事勢而潛思之。所謂大計而時勞

聖慮者。治理如何而安寧。進取如何而萬全。講和如何而成就。茲三者。豈非我國之要務乎。謹陳三事

伏候

上裁。一論治理之要。今我鐵騎如雲。加以蒙古軍士。卽取天下。亦有餘力。然而關外之八城猶峙。燕京之保障如故者。

皇上不樂君臨中夏。而故爲是優游耶。非也。不過慮明國城池多。人民衆。語言風俗。不與我同。順逆倏變。降靡常。恐難帖服耳。殊不知勘定中原。如理亂絲。得其頭緒。卽億丈之條縷可尋。失其頭緒。卽尺寸之亂絲難理。躁心一生。不免拔刀擊斷。遂令可經可緯之端。竟成可捐可棄之物矣。從

前

太祖蕩平遼境。是初理斷絲之時也。今

皇上以仁政柔遠。以德教懷邇。四海來歸。此得頭緒之著也。况明國之人。安土重遷。室家喜聚。但得遂其初心。自不生其叛志。其有背叛者。必因長吏貪酷。兵革驚擾之所致。是以古之定天下者。慎擇寬廉長吏。嚴定驚擾律例。以成大業。率宜弔民伐罪。發政施仁。則人心向順。而大勲克集矣。一論進取之計。

皇上曾以剪枝伐樹之喻。見諭臣等。彼時心疑之而不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七十五
三六
敢妄言。今熟思之。

皇上必有睿見。而臣等竊有進焉。夫去人一手而人不死。去人一足而人猶生。若斷喉刺心。則其人立斃矣。去手足之說。卽剪枝之計。可施於勅敵之小邦。不可施於積弱之大國也。伏願

皇上早定廟算。攻心爲上。不角力而角智。勿取物而取城。則直擣燕京。割據河北。在指日間矣。燕京之易得者。內多客處之人。若斷其通津糧運。西山煤路。彼勢將立困。必不能如凌河之持久。此刺心之着也。如欲先得關外各城。莫若直抵關門。

久不經戰守之地。內皆西南客兵。攻取甚易。兼石門之煤不通。鐵柴堡之柴不進。困取亦易。山海關旣取。關外等城。已置絕地。可唾手而得。此斷喉之着也。如欲不加攻剋而先得寧錦。莫如我兵屯駐廣寧。逼近寧錦門戶。使彼耕種自廢。難以圖存。錦州必撤守。而回寧遠。寧遠必撤守。而回山海。此剪重枝伐美樹之着也。一論講和之策。今我國屢遣人致書。欲與議和。是

皇上上體天心。下重民命。共圖太平之至意。而明國莫之應也。其不應之故。臣等竊揣之矣。其主多讀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七十五
書而嗜殺人。多讀書則惜名。嗜殺人則臣懼。惜名之君在上。懼殺之臣在下。此所以屢遣人而卒無一應也。臣等竊以爲講和之事。利於彼而不利於我。何則。彼之君臣。口雖和而心則否。無良臣執事。猶之可也。若有忠智之臣。二三人。內持國籌。外握兵柄。召募訓練。修守防禦。多出金帛。收攬蒙古。十數年間。牢不可破之勢成矣。講和既定。我國無征伐之事矣。人情好逸而惡勞。征伐之心懈。壯士忘其勇。猛士逸其志。縱

皇上聖慮安不忘危。時加訓練。誰肯以甲冑爲樂事耶。

且也俘獲之事絕。而財力易殫。只恃關口交市。豈足贍一國人民。卽盡力耕耘。亦難備天時旱潦。加以西有力服之蒙古。情如養鷹。東有面從之朝鮮。性同浮鷺。况國勢日大。兵民愈衆。我

皇上春秋隆盛。豈僅僅駐此方而自足耶。若

皇上別有奇慮。務期講和。臣請先破山海。使其關左之鎮。睽隔燕京之勢孤危。庶幾和議可成耳。臣等職居言路。四載有餘。凡劾賊察過。皆係臣任。至於國家大事。亦職所當言者。用披肝胆。妄陳管蠡之見。倘寬宥罪愆。稍加詳察。未必無補於萬

一也。二月又同承政阿什達爾漢。叅政多爾濟。張存仁。翁阿代。理事官巴蘭。達爾戶。馬國柱。雷興等奏言。

皇上欲恢張治道。深思而篤行之。今各國歸附。道已昌矣。臣觀諸王及固山額真。彼此觀望。庇護其身。無有精白乃心。爲國陳奏者。不知果無可言耶。抑有所畏懼而不敢言耶。夫固山額真。俱係簡用之大臣。旣受重任。必直言不隱。始稱其職。今凡事皆以委之六部。若奉

上命則言之。未奉

上命卽緘默不言。其畏蕙亦過矣。臣等觀刑部。審事不出。依本罪而從重論擬。革職去任者甚多。夫陞授

皇恩。豈無故而陞之乎。由常例陞授者。輕去之已可惜。以戰功陞授者。輕去之尤可矜。是皆捐軀報効。敘功陞賞之官。偶有小過。豈可不論輕重。不視勅書。而遽革之乎。臣等思先時簡選議事十人。此時皆不稱其任。近聞官員陣亡者。准世襲。兵丁陣亡者。妻子得賞一次。現在壯丁撤回當差。人口籍籍不敢容隱。仰惟

睿裁。奏入。

太宗是之。八年七月。同張存仁等奏言。

皇上膺圖御宇。撫馭臣民。凡禮樂制度。昭萬世之成規。前旨命設內三院及臣等衙門。相鄰不遠。立朝侍班。諮商政事。皆

聖心之所裁定也。考諸古制。甚為合宜。近聞將內三院衙門。移於理藩院之外。臣等思內三院。理合仍近臣院。宜將理藩院外移。蓋三院係朝廷近臣。豈可遠居。臣等身任言路。凡立衙門。制規度。或有未協。理應陳奏。疏入。如所請。改理藩院為內

三院。另建理藩院。於禮部傍。八年九月。從鄭親王濟爾哈朗。證明。攻中後所前屯衛二城。督放紅衣礮有功。加半個前程。順治元年。考績。加世職。為三等昂邦章京。世襲罔替。二年。以左軍都督。充鎮守湖廣總兵官。十四年病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順僖。

張仲第。漢軍正黃旗人。父世爵。係廣寧右衛管屯糧中軍。天命七年。我兵取廣寧。即來歸。授遊擊世職。既卒。仲第襲父職。崇德八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證明。攻中後所前屯衛二城。同祖可

法等以紅衣礮克之。加世職為二等甲喇章京。順治二年。隨豫親王多鐸南征。破流賊。滅福王。平定河南江南。取揚州府。嘉興府。江陰縣三城。俱在行間。督本甲喇紅衣礮克之。以功加授世職為一等甲喇章京。五年。山西叛鎮姜瓖作亂。仲第隨征。圍大同。擊敗澤州外村馬步賊兵三千。取渾源州。朔州。左衛。汾州府。關廂。太谷縣五城。俱督放本甲喇紅衣礮克之。遇七年。

恩詔。加一拖沙喇哈番。敘前功。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兩次。

恩詔。累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四年。以督修陵寢功。加一拖沙喇哈番。康熙十五年卒。賜祭葬如典禮。

馬汝龍。字霖宇。漢軍正黃旗人。父應魁。任備禦。後汝龍襲父職。天聰二年。從大兵征明。圍錦州。同四固山兵。用紅衣礮克馬家湖臺。涼馬山臺。白官兒屯臺。五里屯臺。機達口臺等處。又攻塔山城。考居一等。攻杏山城。考居二等。俱領紅衣礮攻擊。論功。授半個前程。世職。崇德七年。隨大兵取前屯衛。攻中後所。克其城。順治元年。陞甲

喇章京兼刑部理事官。隨豫親王多鐸南征。以紅衣礮擊流賊步營於潼關。二年五月。以紅衣礮攻武崗山寨。克揚州府城等處。擊敗敵船於揚子江。敵兵沿江列艦相拒。又擊敗之。將至蘇州。僞總兵黃蜚等入城取弓箭迎戰。汝龍率甲士四十人敗其衆。蜚回兵放火。復同鑲白旗梭爾敏仍率甲士四十人連敗之。進攻江陰縣。督本翼四紅衣礮克其城。論功加世職爲牛彖章京。五年破土賊於端村。六年從征山西逆鎮姜瓖圍大同。攻取渾源州。左衛朔州。汾州府。太谷

縣五城。汝龍俱督領紅衣礮敘功。加世職爲三等阿達哈哈番。七年。九年。三遇

恩詔。加至一等阿達哈哈番。十四年。陞福建駐防副都統。內轉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兼刑部侍郎。康熙十六年卒。

賜祭葬如典禮。

劉忠。漢軍正黃旗人。祖籍陝西榆林衛。仕明至總兵官。封平西伯。順治元年。豫親王多鐸統兵平定河南。忠率官兵一千五百三十名迎降。遂隨固山額真巴顏圖。招撫河南諸郡邑。海寇鄭

芝龍犯瓜州。忠同固山額真恩格圖敗其兵。擊大湖賊。獲船九百隻。米三十七萬石。賊將黃蜚乘船二百來犯。復擊敗之。賊首巢謨。領兵萬餘拒戰。忠以五十騎敗其衆。生擒巢謨。乘勝同劉良佐。攻破江陰縣城。論功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准襲十次。四年。擢任提督。同金聲遙許得功。往征福建。十三年病卒。

張天福。漢軍正黃旗人。與其兄天祿。並爲明總兵官。順治二年。豫親王多鐸兵至南京。天福同兄天祿。並隨忻城伯趙之龍來降。兄弟所率官

兵三千餘人。並降。從征蘇州府。崑山縣民叛。不薙髮。聚衆攻城。天福連次戰却之。又嘉定縣民不薙髮。據城以叛。同總兵官李成棟攻克其城。六年。任漢羌總兵官。勦平逆賊譚一涵。擒僞山陰王等。論功。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准襲十次。病卒。天祿亦授總兵官。以從征功。加提督。是年。明翰林金聲。受僞唐王勅。聚鄉兵十餘萬。據徽州。拒命。貝勒博洛遣固山額真葉臣往勦。天祿從行。十月。天祿同總兵卜從善。李仲興。劉澤泳等。由旌德縣進兵。連破十餘寨。馳至績溪縣。生

擒金聲。及僞官四員。並不屈。乃悉斬之。徽州平定。招撫大學士洪承疇。以其捷聞。得旨。在事文武各官。察明敘錄。

常進功。漢軍正黃旗人。原係明武職官。順治二年。豫親王多鐸平定南京。進功來降。六月。隨貝勒博洛征浙江。率兵剿富陽朱橋等處。斬殺甚衆。又於牛頭堰。天竺山。擒僞都司俞龍等二人。奪其船。至於潛縣。擒僞將陳居一等三人。又攻剿太湖山。白石尖。大山口。迷山嶺。及康嶺。大堰等處。擒斬僞總兵官董萬全。李平。僞副將李讓。

康啓元等。十六年。任福建水師總兵官。征海寇。追擊鄭逆。直抵衙前地方。賊渠奔遁。又擊破其衆。於定關等處。康熙六年。陞福建提督。大敗賊衆。獲僞叅謀陳俊。親信陳阿五等賊。十四年。調廣東提督。同總兵官朱萬化。率水師自定海關出洋。剿滅沈家門等處海賊。十六年。調浙江提督。海賊方踞舟山造船。進功率兵自黃巖赴定海。駕船出關。於螺頭門。椗齒洋。擊沉賊船十三隻。獲船八隻。生擒僞副將一名。復連破木城木寨。殺賊二千一百六十餘名。燒燬所造船隻。以

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

董學禮。漢軍正黃旗人。原係明副將。受流賊僞職。駐劄懷慶。順治二年。爲我兵擊敗。奔往潼關。以書招之。乃率兵二千人。至固山額真葉臣。石廷柱軍前投誠。願率兵駐防黃河西岸。因給與總兵官劄付。其子及弟。皆爲流賊牛成虎所害。至是賊復圍孟縣。學禮率師與戰。陣斬千餘人。獲火礮二百位。騾馬七百餘。大敗賊衆。復從豫親王多鐸平定河南。同鑲黃旗兵。敗流賊於潼關。授一等昂邦章京世職。准再襲十四次。累官

至提督。五年卒。

楊熙。漢軍正黃旗人。初任侍讀。充通鑑全書纂修官。遇順治七年。

恩詔。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康熙十四年。任廣東巡撫。時逆藩吳三桂耿精忠並反。粵中逆賊多倡亂。應之。圍巡撫衙門。熙率領標員奮勇衝殺。斷鎖奪門而出。復招降僞總兵陳龍。僞叅將葛習猷等。忠誠茂著。由拜他喇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

番

忠端英善山氏出師征伐...

門山出師征伐...

文圍...

...

...

...

...

...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七十六

名臣列傳三十六

正白旗漢軍世職大臣一

石廷柱

石國柱

石天柱

孫得功 子有光

胡弘先

沈志祥 兄子永忠 永興兄子瑞

蔡士英

徐大貴

宜永貴 孫廷輔

夏景梅

石廷柱。漢軍正白旗人。姓瓜爾佳氏。世居蘇完地方。曾祖名布哈。明成化年間。任建州左衛指揮僉事。祖阿爾松阿。襲父職。生子石翰。遷居遼東。以名有石字。遂以石為氏。名其長子曰石國柱。次子曰石天柱。三即廷柱也。廷柱初為明廣寧守備。天命七年。

太祖高皇帝親統大兵取廣寧。廣寧人逃竄。廷柱同二兄以城迎降。

太祖喜曰。爾乃建州滿洲也。今所在多向明朝。爾獨迎我。以廣寧城降。深為可嘉。遂授遊擊世職。廷柱多智。

略。遇事明敏。

命在文館行走。八年。從阿巴泰台吉。征囊努克。廷柱奮勇先登。事平。論功。加授世職。爲三等副將。天總三年五月。率兵二百。往黃骨島。有石城島。明兵來犯。擊破之。斬二百人。生擒十九人。以歸。六年。從大兵征察哈爾。廷柱善用兵。俘獲甚衆。所獲盡攜歸以獻。

太宗文皇帝嘉其功。是時分漢人降者爲二旗。令廷柱爲固山額真。管其一旗。六月。從征明旅順口。又有一有功。因加世職。爲三等昂邦章京。九年。從貝勒

多鐸入明廣寧。廷柱同阿山等率兵四百。先趨錦州。多鐸大軍在後。比過十二站。立營。明國偵卒見我兵至。馳報錦州守將總兵祖大壽。大壽急聚部下各官。令副將劉應選、穆祿、吳三桂等率兵迎探。又親率馬步兵出錦州城五里立營。其松山城守副將劉成功、趙國志亦率兵與錦州副將劉應選等合兵來至大凌河。石廷柱等見兵少。相對列陣。不敢交鋒。遣人馳報多鐸。多鐸率大軍馳赴。明諸將見我軍繼至。塵土蔽天。不知多寡。遂大驚奔潰。廷柱等率所部四百突

入掩殺。兩路追擊明副將劉應選兵五百名。盡殲之。生擒遊擊曹得功。及守備三員。獲馬二百一十匹。甲冑無筭。距錦州松山城五里始還。次日攻一臺克之。崇德二年。率兵從攻皮島。同戶部承政馬福塔在北隅督戰時。我國所造小船兵先進。廷柱等繼至。遂克其島。斬其守島總兵沈世奎。三年冬十月己亥。

太宗親統大兵征明。命石廷柱同馬光遠。運礮火器先行。廷柱同恭順王孔有德等。以神威將軍礮攻五臺。克之。十一月己未。同馬光遠攻李雲屯。栢士屯。郭家堡。開州。并家堡。所至皆捷。獲人七百。馬騾牛羊甚衆。四年。

太宗復親征明國。二月庚戌。營於松山。

命石廷柱以紅衣礮擊松山南樓臺。毀其堞口。臺兵不能敵。管臺官王昌功率四十五人來降。是時我兵屢捷。而城中堅守不下。丁巳。

太宗召廷柱。同三順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固山額真馬光遠等。至

御營。

命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與共議攻城之策。有德。仲

明可喜光遠等皆曰。必穿地道。令城崩乃可克。有德又曰。昨與二王兩固山額真共議時。石廷柱怒而言曰。不可穿地攻城。此地有水。不然亦有石抵阻。况有城壕。如何渡而穿之。切不可行。因問廷柱。廷柱答曰。我曾在此處出哨。故知水有石。决不可用此計攻之。遂以衆議及廷柱語奏聞。

太宗命范文程。希福。剛林。謂廷柱曰。爾爲主將。懼怯無戰意。反與攻城人爲難。後何以戰。爾因兄子達爾漢被創。故驚懼無戰意。爾若原無攻城之意。何必令人

往盛京取火藥礮子乎。朕今遣人追回矣。廷柱無辭以對。有德等曰。豈可以一人阻大計。不欲戰者聽之。我等皆欲戰。何故追還取火礮人耶。廷柱曰。因。

皇上下問。故陳愚悃。衆皆謂可攻。焉敢獨異。以廷柱語復奏。

太宗曰。如此可卽令進攻。廷柱之能否。後自知之。遂定攻城之議。己未。恭順王孔有德等。於松山城南穿地道。竟不能達城內。乙丑。廷柱同馬光遠。以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五
三紅衣礮攻觀民山臺。降之。獲男子十七人。婦人一口。甲申始罷攻城之策。

命石廷柱等還

盛京六年七月。廷柱條奏困錦州事宜。疏言。臣自歸順以來。叨蒙

聖恩。破格參養。日夜躊躇。難酬

聖遇。今以一得之見。冒昧上陳。一錦州係遼左首鎮也。蜂屯蟻聚。與我國相掣肘。

聖諭發兵圍困。鑿城壕。築高壘。輪流換班。防禦嚴密。誓必滅此背盟之賊。方伸席捲天下之志。誠

聖主之神機妙筭也。第祖大壽京都倚爲保障。遭此圍

困至急。故南朝日發援兵。臣思不過烏合之衆。來一番。挫一番。彼必又添一番。日久力疲。恐非

長計。近值八九月間。天氣涼爽。南朝必與我國併力一戰。乘此機會。該班者防守不動。仍將候

班之兵。挑選精壯。分置各固山屯田之處。喂馬駐防。一旦有警。乘夜暗進。各營差人先探虛實。

如果敵人安住營寨。我兵四面環立。用紅衣礮攻打。彼縱有百萬之衆。豈當我四十位紅衣之

鋒也。伺其開動。我兵奮力突入。夾城殺過松杏

八旗通志 卷二百七十一
等處。况松杏圍城有壕。一敗豈能遽入其城。卽城上擺設火礮。彼此混雜。必不能施放。恐其悞中已兵。其夾城鎗礮。未必多於步營。城上放礮。未必準於步下。如此大創一番。敵兵零落。方寒心喪膽。萬一

上天垂念。錦城一破。則關外八城。聞風震動。安知不是當年瀋陽失。而遼陽隨破。沙嶺敗。而廣寧隨順。之一大機會也哉。伏乞

聖裁。一我國兵馬。得大殺錦州援兵一陣。各處援遼之局破矣。此局一破。一二年間。難以再舉。我

國無西顧之憂矣。臣又聞喀爾喀。查薩克圖。心懷不軌。欲圖歸化城。第彼明取歸化城。恐暗取鄂爾多斯。臣思鄂爾多斯。移過黃河。與歸化城鄰近。彼此救援。仍將我國小紅衣礮。發貢礮。發出四位。或就彼處鑄造四位。再選堪用官員。帶鳥鎗手一百名。彼處防駐。選出過痘疹王貝勒。領兵往宣大等處。攻略。應州。鴈門。喂馬防禦。况南朝所恃。援遼兵馬。不過宣大陝西榆林甘肅寧夏等處。西邊有警。自顧不暇。豈復有援遼之理。萬一歸化城有事。我兵輕騎倍道。近便救援。其

未出痘疹王貝勒仍在錦州防禦此一舉兩得之策也伏乞

聖裁。一援兵從寧遠至松山帶來行糧不過六七日或少挫其鋒即便回去或猶豫數日亦托言取討行糧回去如此往來懼怕我兵不敢與敵伺其兵回將添去兵暗伏高橋揀擇狹隘之處挖壕截殺仍撥錦州勁兵尾其後如此兩下夾攻糧食不敷進退無路安知彼之援兵不爲我投降之人也伏乞

聖裁。一我國兵馬尙勇一遇敵兵步營奮力直入但步營擺設火器稠密恐恃血氣悞致損傷先探其步營或離城寫遠或存立高阜內必少水糧必不多我以兵馬四面遠圍夜則挖壕困守晝則大礮攻打彼思戰無路欲退無門不一二日間自生變亂坐以待敵人之斃何必輕生親冒矢石而甘蹈白刃之危也伏乞

聖裁。一洪承疇書生輩耳受朝廷重任總督天下兵馬不得不來各處援遼總鎮官兵亦不過舊日亡命之徒誰不知我國王貝勒破山東擒德王攻克昌平蕩其祖陵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今援錦

州萬不得已。雖在松山放礮安營。實南朝法度。逼迫如祖。總兵一失。洪承疇各總兵。俱是喪家之狗。回去東市就誅而已。彼思我國家恩養三王。及凌河官兵。將來投奔我國。未可料。况南朝氣運。旱澇蟲災。種種迭見。流賊叛民。處處不寧。我

聖主乘運奮發。王貝勒協力定鼎。在此一舉也。時不容緩。機不可失。疏上。

太宗嘉之。九月。我兵圍松山。夜一更時。城內外馬步兵全出犯廷柱汛地。廷柱率兵擊敗之。斬一千十

七名。獲其將軍礮五十七位。鳥鎗二百一十二杆。甲三十八副。腰刀一百五十七口。敘功。加授二等昂邦章京世職。順治元年。定鼎

燕京。六月。奉

旨。同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率官兵平定山東一帶地方。共招撫四府七州三十二縣。又報霸州滄州德州臨清先後俱下。各城無官者。酌量委署。七月。

詔廷柱等會同固山額真葉臣軍。平定山西。未及行。又報前遣人招故明總督李化熙。已約期來見。尚

有王副將趙旗鼓懼罪不敢降。十二月山西平。共招降七府二十七州一百四十一縣並敘各處敗賊功。

賜銀五百兩。三年加授世職爲一等昂邦章京。遇

恩詔加至三等伯。八年敘功晉爲二等伯。九年再遇

恩詔加至一等伯。又一拖沙喇哈番。十二年五月外補

鎮海將軍。統領官兵駐防京口。

賜之勅印。

勅諭曰。茲以京口重地。特命爾掛鎮海將軍印。同梅勒章京色冷六十等鎮守。駐劄鎮江城外京口地方。務

要整搦兵馬。申嚴紀律。如遇海寇逞犯。督率兵將力
勦嚴防。毋容片帆入江。一賊登陸。江寧蘇松常鎮等
處沿海沿江有警。該督撫請兵。爾等酌量援勦。凡事
會同該督撫。及江南滿漢提督商酌計議而行。不得
輕躁踈虞。所用糧草。該督撫布政使按期支給。仍嚴
束兵將。不許橫行搶掠民物。及借打草放馬爲名。擾
害農業。務令兵民相安。不爲地方所苦。凡民間一應
事情。係有司職掌。及江上往來官民船隻。聽該管江
防官盤詰放行。俱不許干預。務體朕靖寇安民之意。
十四年二月引年乞休。

世祖章皇帝以其効力年久。勤勞素著。命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致仕。尋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忠勇。康熙元年。聖祖仁皇帝特恩。贈少傅兼太子太傅。賜之勅曰。石廷柱。性行端良。才猷練達。命統禁旅。勳勞茂著。於服官。職典師干。調度克肩。夫重寄。方需後效。竚膺倚毗之隆。遂爾考終。失我股肱之佐。稽諸常典。宜沛愍綸。加晉崇階。用風有位。茲加贈爾為少傅兼太子太傅。於戲。位隆三事。弘敷紫誥之華。寵渥九原。永作黃墟之賁。幽靈不昧。鉅典式承。十年。復以其効

力行間年久。著有勞績。追賜立碑。以旌其功焉。
第三子華善。自有傳。

石國柱。廷柱之長兄。國柱亦為明廣寧武弁。天命七年。大兵征明廣寧。國柱同弟廷柱出迎。

太宗諭曰。爾等建州滿洲。不忘本原。深為可嘉。即授參將世職。屢從征伐。積功勞。超加世職為副將。天聰六年。

太宗閱兵演武場。因士卒訓練有方。賜國柱鞍馬一匹。是年初設六部。擢工部承政。明年。特命率兵鎮守蓋州。時明將孔有德。耿仲明等。據登萊。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為亂。為總兵祖大樂所困。國柱宣揚我

國家如天之仁。有德等遂率其男婦數千人航海來歸。後頗得其用。國柱招徠實有力焉。尋以疾卒於官。

石天柱。國柱次弟。初為明廣寧千總。天命七年。太祖率大兵至廣寧。天柱身先遠迎云。秀才郭肇基。司廣寧城門。至即降矣。

太祖大悅。賜卮酒及御用鞍馬。使持信矢前去廣寧。撫安人民。尋以獻城功。授副將世職。歷官至刑部承政。

孫得功。漢軍正白旗人。原係明朝遊擊。天命七年。大兵攻取廣寧城。人心惶惑。各思奔竄。得功堅守城門。眾不得出。旋乃率眾來歸。因授三等甲喇章京世職。令駐劄義州。明經畧熊廷弼遣人誘義州人叛。得功擒之以獻。又蒙古人妄行竊掠。得功斬十七人以徇。天聰八年五月敘功。加為三等梅勒章京。是年十一月。以年老乞休。子有光襲職。天聰八年。大兵圍錦州。有光隨固山額真石廷柱。率左翼兵擊敗明兵。直抵柵門。又同石廷柱。兩敗明松山杏山兵。崇德七年。大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兵復圍錦州。有光同石廷柱擊敗閭洪山嘴步兵。又松山兵來犯我壕塹。有光督放所管紅衣礮擊之。敵兵敗退。又攻杏山附近臺。督放兩固山紅衣礮克之。八年。隨大兵攻中後所前屯衛二城。有光亦督放所管紅衣礮克之。順治元年。敘功。授二等梅勒章京。隨固山額真葉臣。往征山西。攻取太原府城。進征流賊。破偽毛總兵馬步兵三千。又從征湖廣有功。六年。隨大兵征姜瓖。圍大同。賊首張無賽馬步兵三千來戰。有光擊敗之。進攻左衛及汾州府關廂大谷縣三處。

俱用紅衣礮克之。七年。

恩詔。加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敘功。加一拖沙喇哈番。再遇。

恩詔。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是年疾卒。子承祖襲。

胡弘先。漢軍正白旗人。原係明朝遊擊。天聰五年。大兵圍大凌河城。弘先同錦州總兵祖大壽來降。授爲三等甲喇章京。崇德八年。從大兵攻中後所前屯衛二城。領本甲喇紅衣礮攻擊克之。順治元年二月。敘功。加授爲二等甲喇章京。二年。隨大兵取太原府。督放所管紅衣礮。克其

城三年。駐防西安府。擊敗賊首陳哈子。衛受錫馬步賊兵二千餘。又有賊首康千總。將馬步兵列陣山上來戰。弘先率本甲喇兵大敗之。是年從征四川。僞郝總兵率步兵二千來犯。弘先率本翼兵敗之。七年九年。三遇

恩詔。屢加世職。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一年。從征福建海寇。用紅衣礮攻擊海澄縣東面土城。賊首鄭成功等。擁眾來奪紅衣礮。弘先率本旗兵步戰。擊敗之。尋駐防杭州。又出防溫州。成功等擁賊兵十萬。水陸並至。圍城甚急。弘先竭力守禦。

仍不時出官兵擊賊。斬殺甚眾。論功。加授爲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七年十月疾卒。子秉嶽襲。沈志祥。漢軍正白旗人。原係明朝鎮守東江石城島總兵官。崇德二年。我師克皮島。石城勢益孤危。三年二月。志祥欲率石城島官兵來降。先遣其將弁吳朝佐。金光裕。賚奏至。

盛京。留守諸王大喜。設宴待之。尋率眾來歸。封爲續順公。嗣後屢從征伐。建立功績。順治四年。同平南王孔有德等。往征湖南。僞巡撫何騰蛟敗遁。湖南六府底定。苗民就撫。志祥以功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七十六
賜黃金一百兩。未幾卒。以其兄之子永忠襲封續順公。仍領叔父所統部曲駐鎮湖南。八年閏二月。永忠遣總兵官張國柱同燾章京馬進功等率官兵擊湖南賊渠牛萬才破之。七月永忠疏奏。臣遣總兵官許天寵阿達哈哈番張彥弘燾章京宋文科等勦馬曹郝盧等賊陣擒僞將席世賢等一百七名。斬獲甚多。又疏報招撫湖南大寇僞侯牛萬才等三十人。僞副將劉芳節等二百二十六人。降賊衆一萬八千有奇。俱下所司議敘。九月給其軍中銀三千兩爲犒賞費。十年二

月乙卯。

命永忠爲勦撫湖南將軍。鎮守西南地方。十七年緣事革公爵。以其弟永興襲降永忠爲阿思哈尼哈番品級。十八年八月。

命永忠爲掛印將軍。鎮守廣東潮州。立功贖罪。

賜勅諭曰。茲命爾掛印將軍。鎮守廣東。照議定地方。駐劄所部官兵。務要申嚴紀律。宣威布德。使兵民相安。通海之處。夙戒舟航。演習水戰。一應糧草本拆等項。移會巡撫料理。支給官兵。不得姑容老弱糜餉。如有盜賊生發。卽督率將士。相機勦滅。務盡根株。如賊情

重大。與平南王商酌會勦。同心籌畫。務策萬全。該管官兵聽爾節制。爾受茲重任。須持廉秉公。殫忠竭力。折衝固圉。以贖前辜。康熙五年。以老疾乞休。

命以永興領其衆。九年。永興卒。以其兄之子瑞承襲。十三年。逆藩耿進忠反於福建。逆鎮劉進忠叛降於耿逆。執瑞併其家口送福建。耿逆平。海寇猶熾。復送瑞至臺灣。瑞時年止十三歲。稍長。感念國恩。日夜爲歸正之謀。至二十年。與其同被俘之兄沈琨等。約官兵來攻。瑞等爲內應。謀泄被執。全家不屈。並遇害。事

聞下部議卹。兵部等衙門遵

旨議覆。言續順公沈瑞。於康熙九年。襲伊叔沈永興公爵。至十三年。逆賊劉進忠反。沈瑞被擄臺灣。雖受僞印。但協謀內應。以待我大兵。至康熙二十年十一月。爲同謀僞鎮朱友出首。全家被害。此

公爵仍應世襲。奉

旨依議。尋以沈瑞兄之子熊照承襲。

蔡士英。字魁吾。漢軍正白旗人。世居遼東錦州。崇德七年。鄭親王濟爾哈朗。征明至錦州。士英同明總兵祖大壽來降。八年。從征山東。順治元

入旂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年授牛衆章京世職。以署甲喇章京擒流賊掃地王於霸州灤河廟。三年從征福建有功。五年四月授僉都御史。九月陞右副都御史。六年總管八旗紅衣礮。往山西征叛鎮姜瓖破朔州及汾州府。敘功加授阿思哈尼哈番世職。九年四月奉

命巡撫江西。時海宇初定。流亡未集。江西田地荒蕪。前撫臣夏一鶚請豁荒田稅糧。事下督撫核查實數。士英到任加意覆查。據實繕疏。題報言江右地方夙稱土瘠民貧。兼之連年兵燹。

加以天災流行。死亡相枕。腴產拋荒。其極慘極殘之狀。已經前撫臣備悉陳請。惟是錢糧係朝廷之額課。而土田實錢糧之根本。必野無不闢之土。斯國有惟正之供。苟荒蕪之數不清。催科終爲無術。臣自受事以來。卽首以此爲重務。實欲殫竭微忠。上報

聖主之恩。下拯江民之溺。敬將覆查前撫臣夏一鶚疏報全省荒數。南贛撫臣劉武元疏報南贛二府荒數。嚴行查報。隨據百姓呈告荒蕪。疊案盈几。觀其人無非菜色。聽其聲莫不哀號。臣自以爲

前此報數已定。豈得復有遺漏。及詢之司道。訪之父老。始知從前查報之時。尚有地爲賊踞。今始恢復者。有民徙他鄉。今始歸來者。有闔門遭戮。開報無人者。又有誤聽譌傳。恐報荒卽作官田者。而前撫臣痛念綦莽。請命之心過切。故汲皇入告。以希早沾浩蕩。所據者僅各屬申報之文。未經委官遍勘。所以冊中不無遺漏。以致廣昌有續報之咨。前撫顧撫。各報有參差之殊。而九江府屬之三縣。竟有未報之數也。臣復閱前撫臣疏中。亦有江民拋荒之慘。亘古罕聞。司道

未能悉行臚列之語。則知前報之荒。實有未盡。因思全省之民。莫非朝廷赤子。一夫不被其澤。終非溥博之

聖恩。於是更委各府刑官。互相踏勘。令其單騎履畝。遍歷坵墟。逐一清查。確數具報。臣已於微臣歷事方新一疏內。悉陳

聖鑒。今各刑官備造清冊。通省有主荒蕪田地山塘七萬二千二百二十二頃八十五畝八分四釐七毫二絲五忽八微六纖四渺。無主荒蕪田地山塘三萬五千三百一十八頃四十二畝九分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釐八毫九絲五忽一微六纖六渺。較前撫臣所報實多二萬五千六頃六十七畝三分二釐四毫九絲八忽六微六纖六渺。以通省合算十分爲率。共荒二分九釐九毫。臣又以錢糧係國課所關。嚴行駁查。又據司道取具該縣不扶甘結呈報前來。反覆推勘。實無隱情。則至清且確。無如今日覆查之數。臣思除荒之政。見今江南等省。俱久已奉行。獨此江右殘黎。累遭焚殺。其慘倍於他處。未蒙

恩豁。兵餉壓欠。京運積逋。日甚一日。而窮民徒受催科

之苦。究無補於國用。

朝廷亦何樂有此紙上之虛數哉。夫有荒而不除。與除之而不盡。均貽累於百姓。故不得不徹底清查。以廣布

聖主如天之仁。亟解斯民倒懸之厄也。再照十三郡所

屬。在在皆盜。良民甘心相從。以至撫之而叛。殺之而亦叛者。豈盡樂於走死如鶩哉。正恐今日歸來。明日卽追徵荒逋。死於鞭箠。與死於鋒鏑。一也。故寧從賊而不悔耳。且貪官汙吏。因荒熟未分。始則借荒爲口實。繼則緣荒而作姦。問徵

解不足。則曰有荒在。問輸納不前。則曰有荒在。夫錢糧重務。上無一定之考成。下無一定之賦額。牽混不清。以致逋欠無已。惟除荒一舉。在朝廷不過減數年有名無實之虛賦。自後按冊而督有司。就熟而徵里民。再有拖欠。臣得以白簡從之。彼復何所託詞哉。料司農歲入。必有大勝於今日者矣。至八年分。貴溪。贛信。豐定。南瑞。金五縣。已經開墾田地。山塘二千七百二十一頃四十二畝五分九釐五毫七絲三忽。見造入冊。其未墾者。再行嚴督有司。每年務開墾若干畝。

遵例起科。附入考成。則數年之後。依舊仍完原額也。臣日夜焦思。不遺餘力。逐畝澄清。分別等則。各取印結。移送戶部查覈。其衛所屯田荒數。俟按臣查報外。臣更不揣愚昧。代民呼籲。除見查成熟之田。自應照數徵糧。其無主荒田。見督興屯道募人耕種。有主荒田。責令本主自墾。其一應荒蕪錢糧。照臣所查之數。懇邀

聖澤。概與開除。庶國計民生。兩有攸賴。且江民望澤已

久。自題荒以來。又經三載。恐再延遲。終於沐

恩無日。臣已殫精竭力。往返批駁。今據該司道會詳前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七十一
來。覆覈無異。臣謹會同江南督臣馬國柱。南贛撫臣劉武元。江西按臣米襄。合詞具題。伏乞
軫念殘疆。立沛

殊恩。勅部速行議覆。准與除豁。行臣等遵奉施行。尋經
奉

旨。如所奏行。民困大紓。十年。江西有布政使莊應會等
因入

京朝覲。奏瑞袁二府。科糧獨重。遺累已久。議清浮
糧。與各府相準。部臣以內部並無元季明季冊
籍可考。覆准勅下該督撫按。備查冊籍確據。逐

一勘實具奏。土英卽行司道府縣確查。旋據該
司道府縣查據土民具控苦累緣由。及瑞袁二
府志書。疏覆言瑞袁二府。介在山阜聯亘之區。
土壤素稱沙瘠。提封悉屬山隘。中多不毛之土。
其地之可耕者。皆山之畔。澗之濱。沃野平原無
幾。可耕者窄。而科糧偏重者。蓋緣瑞屬三縣。自
明初姦民黎伯安。妄徼爵賞。以僞寇陳友諒索
餉倍徵之冊抱獻。遂爲定額。今雖灰燼之餘。無
冊籍可據。幸瑞郡志書尙存。考其田糧。則元至
治間。共編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餘石。至

明洪武間。則增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餘石。迨後少有增減。猶額載科糧二十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一石。至今相沿者。卽此舊明全書之數也。臣再稽其戶口。元至治間。編戶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有四。至明弘治間。僅戶七萬四千二百四十有四矣。自元至明。田糧額增一倍。戶口逃亡一半。夫向以十四萬之戶。完十二萬之糧。而後以七萬戶之民。而完二十二萬之糧。此輕重之數。難易之形。固自昭然可見者。若袁州四邑偏重之故。亦由袁郡鄉斗與官斗不同。

因明初僞將歐祥歸附之時。投獻冊籍。誤以二升之鄉斗。報作官斗之十升。今元明二代冊籍。兵火無存。幸獲明之志書。其所載重賦顛末。昭然可證。查其田糧。均係一則。每畝科至一斗六升七八合不等。較之接壤之境。如臨之新喻。上則田每畝科糧九升三合。吉之安福。上則民田每畝科糧七升二合。夫同一地之土。而賦稅重輕。倍相懸殊。此尤易見之事也。再稽袁之戶口。在宋崇寧間。編戶一十三萬二千一百九十有九。迨至明弘治間。止存六萬六百一十九矣。其

逃亡減損之數亦與瑞州相等。此二郡之志。班班可考。按戶口之數。自宋元至明弘治年間。已消亡過半。而自弘治迄今。又經百五十餘歲。近來屢當兵燹疫癘。其消耗之戶。又不知凡幾。而額載之糧。未減毫末。人愈少而賦愈覺其重。則錢糧愈覺其難完。所以年復一年。轉相拖欠。民徒受其敲撲。官徒受其降罰。究亦何補於國。此在曩昔承平之時。猶多積逋。從無完期。故牧斯土者。曾定七分考成。尚不能如期如式。今聖躬親政以來。洞切民隱。諮諏博訪。百度維新。更令觀

臣各陳利弊。與民更始。此右布政使莊應會巡南道僉事安世鼎以身親目擊之大累。而為應旨求言之直陳也。倘沐

聖恩。大沛洪慈。軫恤二郡三百年之積困。將瑞屬之糧二十二萬四千之浮數。仍復宋元一十二萬五千之原額。袁屬之糧。每畝一斗六升七八合之誤科。減照新諭。上則每畝九升三合之實賦。庶見在子遺。得以安心茲土。後來生聚。必且盡力正供。田野日闢。國賦日增。實大有裨益矣。旋奉諭旨。如所奏豁免。於是瑞袁兩郡。民困頓甦。亦永無逋

賦。先是有言江西廣信府封景山出木植者。工部覆奏請

旨勅該督撫按確察具奏。是山險峻。實係盜藪。民間開採。材木不敷。輒聚爲盜。士英深悉其弊。疏覆言封景山。原係封禁山。初名銅塘。因其峭險。屢爲盜藪。削平之後。卽請封禁。其來舊矣。唐代黃巢倡亂。僞賊借勢。流毒一方。明嘉靖間。奸民葉宗留。賃居燒炭。覘險立穴。鑄冶甲兵。謀爲不軌。而鄧茂七爲之附援。三省搖動。幾危信州。此前鑒昭然而有據也。目今山賊楊文。蟠踞其間。未經

蕩平。今一旦輕議開採。益啓奸人之亂謀。況其中所產木植。不過臃腫樗櫟。原無合用之材。兼以巉巖險峻。猛獸叢居。溪澗不通。道路曲折。有百害而無一利。其山在上饒永豐二縣之界。距玉山縣二百餘里。歷代以來。皆行封禁。粵稽舊籍。議開數次。然卒以無佳木可採。有害於民中止。今臣奉

旨行查。其峻峯峭壁。溪澗之水。不通外流。而且毒螫猛獸。聚以爲巢。附山百里。人烟杳絕。卽所產者。盡係良材。亦且人苦於登攀。木難於出水。况據該

屬所報。不過松楓樗櫟。並無棟梁者乎。若開採一行。其徒費金錢。罔裨實用。猶可言也。誠恐驚魂甫定之赤子。一經騷擾。其害更有不可知者。今湖東山逆如楊文等。依巒負隅。尚繁有徒。方苦搜殄之難覓。若此幽深險峻。夙稱盜藪之處。一啓其釁。將來恐難收拾。伏乞

聖恩俯查往事。軫念地方。

天語嚴飭。特加封禁。安民戢寇。兩有攸賴。除取具先朝封禁圖說送部查覈外。臣謹會同具題。尋奉

諭旨。民賴以安。時有閩賊周立。流禍江界。僞總兵霍武

等。相爲犄角。福建江南浙江附近居民。俱被殘害。士英遣湖東道安煥。及守備陳天珍等。勦撫並用。霍武等率衆降。十二年。陞漕運總督。加兵部尙書。十四年。以疾告歸。十六年。

世祖章皇帝特起漕運總督。十八年。復以疾予告歸。尋卒。

賜祭葬。諡襄敏。碑文稱其性行端良。才猷亮敏。所著有撫江集。督漕奏議。崇祀江西名宦。淮揚亦祠祀焉。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金山。

御書奏績東南匾額。賜其祠云。

徐大貴。漢軍正白旗人。初任牛彖章京事。崇德五年。大兵圍錦州。大貴率本甲喇兵。擊松山杏山敵兵。兩敗之。明經畧洪承疇兵。自松山城遁入高橋南三臺。大貴同四固山兵。用紅衣礮攻克之。斬殺一百餘人。又松山敵兵一千二百人。乘夜犯我壕塹汎地。大貴同任名世擊之。斬殺二十一人。六年。攻塔山杏山二城。並用紅衣礮擊賊有功。崇德七年八月。敘功。授半個前程。八年。從大兵攻明中。後所前屯衛二城。大貴領本

甲喇紅衣礮攻擊克之。順治元年。陞副都統。論功。授牛彖章京世職。尋從征山西。取太原府。督放本固山紅衣礮。克其城。從征流賊。入陝西境。大兵未至。適延安府賊衆。自城內遁出。大貴卽率兵追擊。賊衆退敗。十二月。從豫親王多鐸。平定河南江南。攻武岡寨時。大貴督放紅衣礮。擊敵。礮傷其手。三年五月。加世職爲三等甲喇章京。任刑部侍郎。八年。從征福建海賊。圍漳州府。賊首鄭成功。率賊二十餘萬。過江東橋來犯。大貴同固山額真金礮等。指揮官兵擊敗之。斬殺

三萬餘人。生擒偽總兵二名。叅將一名。賊賀總兵領一千餘賊。列陣拒敵。大貴又同金礪等率官兵擊敗之。直至海岸。又有三千餘賊。列陣拒敵。大貴仍同金礪等率官兵步戰敗之。進攻海澄縣東面土牆。鄭成功率十萬餘賊來奪我紅衣礪。大貴同金礪等率官兵擊却之。賊復來犯。仍率官兵敗之。九年。

恩詔加世職爲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十一年。從寧海大將軍宜爾德征浙江舟山。偽總制陳六御。僞英毅伯阮思。叛賊張洪德等率賊

兵三萬餘衆。戰船二百餘隻。從海上迎犯大兵。大貴率兵。同左翼章京兵擊敗之。擒獲賊船二十六隻。紅衣礪一百六十餘位。恢復舟山。十四年。加世職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尋以太子少保致仕。康熙十九年卒。諡勤果。孫永泰襲。

宜永貴。漢軍正白旗人。初管牛彖事。崇德五年。從大軍圍錦州。攻機岱口臺。永貴同四固山兵用紅衣礪擊克之。又攻涼馬山五里屯馬家湖三臺。亦同四固山用紅衣礪擊克之。七年。圍錦州。同固山額真石廷柱。擊敗山嘴敵兵。又明松

山兵乘夜犯我壕塹。永貴督放紅衣礮却之。斬殺五十有二人。明經畧洪承疇兵自松山城遁入高橋南三臺。永貴用紅衣礮克其臺。斬殺百有餘人。又攻塔山附近臺。同四固山用紅衣礮擊克之。進取塔山。永貴用紅衣礮攻擊破其城。又攻克杏山附近臺及杏山城。俱用紅衣礮攻擊有功。是年八月敘功。授半個前程。八年大兵攻中後所前屯衛二城。永貴亦督放所管紅衣礮克其城。順治元年二月敘功。加世職爲牛彖章京。尋授兵部理事官。從豫親王多鐸南征。破年。

恩詔授三等阿達哈哈番。九年兩遇。

恩詔累加至一等阿達哈哈番。十二年奉

命巡撫福建。十三年春病瘵。秋海寇鄭成功率僞總鎮二十四員擁兵數十萬猝薄城下。時大師赴清漳。城中騎士僅數十。永貴力疾率士庶數千登陴。起廢弁田勝等與城守王玉壘合力固守。指

揮官兵對陣殺賊萬餘人。一月圍解。是役也。四郊烽火。孤城危急。百姓丁壯登城。老弱餉餽。爭為奮勇。皆由永貴平昔拊循之力云。康熙五年正月。以年老致仕卒。孫廷輔襲職。十年十一月。追敘海賊犯福州全城功。加贈拜他喇布勒哈番。并前所得一等阿達哈哈番。合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襲罔替。十三年。宜廷輔隨大兵平定雲南。吳逆偽將軍何繼祖等率賊眾二萬。於黃草壩地方拒敵。廷輔領本旗兵隨征。南大將軍賴塔敗之。乘勝直抵雲南城。廷輔同三路

大兵。敗賊有功。二十二年十月卒。子兆熊襲。二十五年七月。追敘廷輔功。加贈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仕至兵部尚書。署直隸總督。

夏景梅。漢軍正白旗人。原係明朝把總。其兄成德為松山副將。崇德七年二月。大軍圍松山城。成德願降。陰遣景梅為使。送其子續為質。約期攻城。景梅凡四往返。議既定。十八日。大軍如約。從所管汛地登城。遂克松山。時十三站人多未服。令景梅往招之。悉來歸。八年十月。大軍取前屯衛。景梅督放所管紅衣礮。克其城。順治元年。

敘授三等甲喇章京。二年。從征流賊。攻延安府城。賊兵欲衝圍以出。景梅扼之。盡殲其衆。取太原府。擊敗偽田總兵所部兵。七年。

恩詔。加世職一等。八年。從征福建。用紅衣礮。攻海澄縣東面土城。賊首鄭成功。率兵十萬餘衆來奪礮。景梅率本旗兵。步行接戰。大敗賊衆。又鄭成功步兵來犯。景梅仍率本旗兵敗之。尋往駐防杭州。有舟山叛賊馬信。擁兵船三百餘隻來犯。景梅以舟師擊敗之。逆賊丁洪毅。復擁兵船百餘隻迎戰。仍擊敗之。九年。二次

恩詔。加世職爲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十七年。以從征福建功。加世職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六年五月。疾卒。以其弟之子夏增襲。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

白七十七

名臣列傳三十七

正白旗漢軍世職大臣二

孫思克

徐治都

馬寧

楊宗仁

孫思克。漢軍正白旗人。其先世居廣寧。順治六年。授二等護衛。八年。任牛彖章京。兼刑部理事官。十一年。陞甲喇章京。仍兼理事官。加夸蘭大。隨大軍征湖南滇黔。得頭等功牌。康熙二年。授甘肅總兵官。都督僉事。是時西海厄魯特蒙古。咸駐牧黃城兒大草灘大黃山一帶。延至周道。居民時遭蹂躪。商賈亦患之。思克至。分別內外疆界。驅令遠徙。遂不敢近。讓卜台吉克代等。禦人於野。思克遣兵捕獲。奏請立斬。以狗海番宰僧哈兒等。逞其驕悍。領數百騎。從寧遠堡之古

溝口。越邊過北。思克率兵追擊。生擒其衆。請

旨正法。自是番人膽悸。不敢南牧。思克以巖疆重地。鎮

標中左右三營。不敷策應。與提督張勇會疏題
准。增設前後二營。又永固城永昌。改設副將。金
塔寺嘉峪關山丹高古城。俱改設遊擊。增設各
營堡官兵。四年。移駐涼州。十三年五月。加右都
督。是年逆藩吳三桂反。全秦煽動。平涼提督王
輔臣叛。應之。臨洮蘭州失守。思克枕戈擐甲。秣
馬厲兵。誓圖滅賊。時提督張勇。西寧總兵官王
進寶。從暑伏橋渡河。攻圍蘭州。思克從蘆塘渡

河。攻靖遠衛。師抵城下。示諭禍福。城中老幼爭
先投誠。遂復靖遠。十四年二月。加左都督。思克
以固原等處未靖。擬整旅東征。以收全效。而甘
屬紅崖地方。被噶爾丹部番麥力幹。斃手子。與
灑卜插漢。糾合番目葉賽等。乘隙入內。大肆搶
掠。賊番阿喇奈。復肆狂悖。永固城副將陳某。戰
歿於陣。河西一帶告急。思克率兵馳赴甘州。救
援。賊番驚遁。復統兵渡河。同提督張勇。總兵官
王進寶。攻取蘭州鞏昌。適秦州逆賊巴三綱。糾
川賊猖獗肆出。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董額。檄

調思克赴援。川賊夜遁。城中逆孽。知思克兵至。遂出降。多羅貝勒憤秦川負固日久。欲屠之。思克念其迫於賊勢。力言不可。嚴飭兵弁。秋毫無犯。復選精騎追勦川賊。西河禮縣漸次恢復。乃同滿洲將軍穆占回鞏昌。多方招撫。脅從逆黨無不傾心投順。於是臨洮蘭州平。惟王輔臣尚負固平涼。思克率兵由西路進勦。師至紅寺兒地方。僞總兵李國梁據險拒敵。思克撲勦賊衆。生擒僞守備等。獲僞劊器械馬匹。靜寧隆德諸州縣悉定。師過六盤山。大雨如注。士不宿飽。攀崖陟峻。賈勇前進。賊見之莫敢撓鋒。僞叅將江會陞率衆降。抵卧羊山。僞總兵高鼎亦率僞官及馬步兵千餘迎降。乃北至平涼。與大兵合圍。十五年五月。隨撫遠大將軍圖海踏勘平涼城北形勢。商畧克取機宜。攻虎山墩。率將士鼓勇當先。臂受刀傷。深入寸許。血漬衣甲。猶奮不顧身。所向無敵。賊衆大敗。輔臣勢窮乃降。凱旋陞涼州提督總兵官。給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思克具疏乞休。弗允。十六年七月。敘功。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八年。又以疾乞休。弗允。隨大兵

八旗通志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七
四
進四川勦賊。因河西邊地要緊。

聖祖仁皇帝特令領所屬官兵回汎鎮守。甫抵涼州。復奉

命移駐莊浪。彈壓兩河。駐莊浪二載。時有慶陽逆首耿飛。率衆倡亂。又西番打兒架祝囊。攻困河州。撒喇蘇直地方。遣官兵合勦。次第削平。二十二年五月。緣事。削阿思哈尼哈番及提督銜。以都督僉事管甘肅總兵官事。二十三年六月。事白。進左都督。兼充陝西甘肅提督總兵官。二十八年。有從北套逃來生番。慙頓擺代。帶領部落。乘夜

越南。搶掠西喇古兒番族。屢行驅逐。抗不受命。思克遣官兵於半箇山地方擊之。陣斬甚多。餘衆敗遁。邊境益清。三十年。有出使西域官。於嘉峪關外。爲番目阿氣勞藏。糾合套番。合氣勞藏。要劫。殺傷迎護官兵。思克夜發援兵。親從風雪中。率兵策應。賊番懼罪。返差官。思克以其劫犯天使。進兵蕩勦。以昭

國典。從黑山兒湖地方。直搗番巢。斬數百人。疏入。聖心嘉悅。勅分首從治罪。其時阿氣勞藏業已遠遁。思克遣官赴西海。著落番目衆台吉。追賠擒解。各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七
按其罪。衆台吉凜法。追繳原搶什物。籲恩寬宥。
思克具狀以聞。奉

旨依議。七月。敘功紀錄一次。三十年。思克條議。肅州宜
設總兵官一員。兵三千名。官兵旣多。不患分佈
堵勦之不足。且總兵聲名尊重。軍威丕振。實足
陰奪番回之膽。潛消窺伺。再於甘肅涼莊西寧。
准令一例捐納。邊儲旣裕。兵食有賴。無事則積
貯倉廩。以備年荒賑饑之需。有事則糗糧旣充。
自無匱乏。旣有益於邊防。又無妨於備賑。疏入。
悉可其議。十一月。敘勦北套生番軍功。紀錄一

次。三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少保。給一拜他喇布
勒哈番。三十二年正月。加授振武將軍。三十五
年正月。征噶爾丹。從寧夏出口。二月。總統綠旗
官兵。五月。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大兵進征。至
昭莫多地方。大敗噶爾丹兵。奏捷。

聖祖遣官至營勞之。隨應

召回京。八月。途次懷來縣。遣官齎

賜團龍紗袍褂。綴東珠涼帽。腰帶靴襪。并

御製凱旋詩筆以賜。詩曰。天討恭行日。軍威戰捷時。列
營張犄角。搃吭有偏師。立見窮追盡。能承節制奇。鷹

揚資遠畧。宿望在西陲。抵京

陛見。

聖祖賜坐賜膳。深加慰問。因視平涼殺賊時所中臂傷。驚訝久之。思克以年老乞休。弗允。九月。

特賜御書雄鎮秦關扁一。綏懷堂內製龍扁一。又於暢春苑龍舟召宴。

命隨征士卒校射。又

賜宴賜金。賜遊景山。其餘賞賚無算。及回汛。遣內大臣領侍衛餞於郊。尋奉

旨。赴甘肅防備。二十六年春。遣使

賜鴛黃色團龍皮襖。貂皮褂各一襲。三十七年七月。敘

勦滅厄魯特功。給拖沙喇哈番世職。九月。

恩詔加一級。三十八年五月。乞休。弗允。三十九年正月。病劇。具疏辭職。奉

旨。遣御醫赴甘肅調治。醫未至。疾卒。時二月十六日也。隨遣官祭奠。七月。櫬還京。

賜祭。賜鞍馬四匹。銀一千兩。尋又

賜祭銀七十五兩。葬銀八百二十五兩。追贈太子太保。

諡襄武。加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世職。子承運襲。其牛录章京世職。以子承

恩襲四十二年三月。

御製賜瑩碑文曰。在昔先后哲王。撫有方夏。永建乃家。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輯疆圉。以藩王室。維時懋哉。朕丕承天祐。統無疆。大曆服。惟稽古崇德。祐賢。建侯樹屏。以保世於滋大。爾有猷有為。克勤於職。舊有令聞。式用懋簡。畀爾秉鉞於涼州。爾廼踐修厥猷。無替朕命。俾西河黑水。奠厥攸居。無胥戕虐。惟爾之能。惟十有三祀。蠢爾滇荆。敢行搆亂。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弗靖。嗚呼難哉。惟爾懋德。克篤忠貞。一乃心力。服勞王家。用底定我西夏。追配於前人。予

嘉乃績。曰篤不忘。庸逮爾於湟中。董茲西土。惟朕作民父母。無有遠邇。胥我蒸民。一夫不獲。朕心攸困。弗敢康寧。於時噶頑。弗率昏迷。不恭。或胥譎張為幻。反拂我中邦。朕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張皇六師。用致天之罰於爾丹。汝善敷乃甲冑。峙乃糗糧。於荒郊。弗迓克奔。罪人黜伏。肆朕誕以爾多士。殄殲乃讐。爾克迪果毅。以登乃績。惟良顯哉。用賚爾秬鬯弓矢。俾往涖爾任。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胡天弗恤。厥疾不瘳。人之云奄。朕心無以懌。嗚呼。爾功加於時。德垂後裔。名之曰襄武。以彰汝之績。禮亦宜之。紀功崇德。以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勒貞石終有辭於永世。則亦有無窮之間。厥惟休哉。
其後甘涼二州。皆請崇祀名宦。子承運襲阿思
哈尼哈番尚。

聖祖第九女和碩公主。承恩襲牛彖章京世職。以
皇孫女降焉。今任散秩大臣。

徐治都。漢軍正白旗人。世居遼東瀋陽地方。初
任旗員。屢有勞績。順治十四年五月。任牛彖章
京。七月。協理甲喇章京事。康熙七年正月。以都
督僉事階。陞任直隸天津鎮總兵官。八年。捐賑
饑民有功。奉

旨。調補湖廣彝陵鎮總兵官。十二年十二月。逆藩吳三
桂反於雲南。貴州文武降賊。十三年春正月。賊
兵犯湖南。治都奉

聖祖仁皇帝旨。赴援常德。旋聞四川文武官降賊。逆兵
東下。復奉

勅回彝陵。屢却賊兵。二月。以援常德守彝陵功。加授左
都督。九月。協同滿漢官破叛鎮楊來嘉於南漳。
十八年三月。陞湖廣提督。五月。疏陳川江險要。
請率師進川。師次巫山。旱坪舖陣擒偽將軍王
岐鳳等。恢復川東一帶。直抵重慶。尋奉

旨回夔陵。五月。疏請移駐荊州。七月。疏請設立五板船一百隻。令夔陵鎮胡世英統之。以備水路。自領官兵。偕襄陽鎮臣水陸並發。前赴歸州興安巴東形勝之地。勦撫逆賊。得

旨。所用戰艦。督撫等委官速造。毋悞軍需。徐治都卽偕夔陵襄陽總兵官。赴歸州諸處討賊。勦撫並用。速奏膚功。十一月。疏請調撫標官。及武昌漢陽各營官兵。進勦蜀寇。奉

聖祖諭。將軍王進寶統率官兵。於棧道險峻之地。屢敗賊寇。直前恢復漢中。逆賊王屏藩所部之賊。不及千

人。已經敗遁。今當逆賊敗奔震動之時。進定四川。最爲重要。可如徐治都所請。令巡撫張朝珍調標兵千人。併武昌漢陽營兵一千二百人。速行遣發。十九年

正月。偕巡撫楊茂勳等勦川賊楊來嘉。二月。疏言臣等率兵至巫山縣。僞將軍楊來嘉等擁衆拒守。我兵擊敗之。乘勝長驅。於是月初一日至夔州。僞將軍劉之衛率僞總兵瞿洪陞等出降。遂復其城。又疏報譚洪遣子僞左路將軍譚天秘齎辯明脅從疏。并繳到僞勅印牌劄官兵數目文冊。本月十三日。譚洪率子姪及僞總兵譚

地晉譚地升詣軍門降。九月譚洪復叛。夔州府民變。治都領綠旗兵赴夔州進剿。十月同鎮安將軍都統噶爾漢領兵攻巫山戰捷。進取夔州。賊望風奔潰。遂復夔州。敗其偽總兵於錯開峽。殺溺賊衆無算。師旋往圍雲陽。二十年復率兵駐防夔州。二十二年正月議敘川東功。加階四等。又加二等。二十七年六月湖廣督標裁汰兵丁。夏包子名逢龍者聚衆作亂。殺巡撫糧道等。據省城。破漢陽。犯德安。治都率官兵至應城縣。遇夏包子賊衆二千餘。奮力攻擊。陣斬偽副將

二員。守備三員。把總一員。殺獲甚衆。隨駐師應城縣。夏包子親率賊衆萬餘圍攻應城。治都分兵內外夾擊。大敗之。賊奔德安。聞夏包子親率賊衆駕舟至鯉魚潦地方。近岸駐劄。治都卽遣叅將鄭興等往勦。鎗礮並發。賊船盡遭焚燬。餘賊來犯大營者。復擊走陣斬及溺水死者四千餘人。生擒偽總兵一員。副將以下官員二十餘員。兵三百餘。賊首夏包子僅以身免。七月十八日武昌城內偽總兵胡耀乾及偽文武官弁等獻城投降。差人賫獻偽軍師妖僧大原首級。並

大元帥偽印一顆。總督巡撫叅將關防三顆。口稱逆首夏包子。戰敗之後。帶領餘賊。逃回武昌。在城偽官弁等。閉門不納。夏賊復行逃竄。其妻子家口。俱已收繫城內。治都於十九日。帶領官兵入武昌府。安撫軍民。是時振武將軍瓦岱。率禁旅自北來南。至武昌縣。餘賊聞風逃遁。瓦岱至黃州府。偽總兵趙得等於二十日。獻城投降。有黃崗縣生員宜畏生等。擒獻賊首夏包子。磔於軍前。武昌黃州府俱平。治都繕疏報捷。下部議敘。二十八年三月。兵部議覆。敘平楚逆夏包

子功。授治都拖沙喇哈番世職。准帶孔雀翎。二十三年閏五月。奉

旨。湖廣提督徐治都。勞績茂著。孫思克。施琅。俱經授為將軍職銜。徐治都亦應授將軍銜。隨經部覆。准授鎮平將軍。仍管提督事。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七。

予祭葬如典禮。
贈太子少保。諡襄毅。

馬寧。漢軍正白旗人。原係明朝陝西副將。順治二年正月。大兵征陝西。寧率眾投誠。四月。英親王阿濟格。委寧署鳳翔府中協副將。三年七月。

陝西總督孟喬芳委寧署寧夏中協副將。檄隨寧夏總兵官劉芳名赴秦鞏勦賊。時賊渠王元馬德據寧夏作亂。寧同劉總兵馳回寧夏。解散叛黨。安撫人民。八月。領兵擒斬叛逆王元。十月。至同心城。擒斬叛逆洪大誥。十二月。入南山。擒兒河。勦殺巨寇胡向宸。四年七月。於沙泉子擒斬賊首李大慶。河兒坪擒斬叛逆馬德。十月。調署督標中軍副將。十二月。在南山擦陡崖。擒斬賊首傅二。金龍掃其巢穴。五年正月。領兵赴秦鞏。招撫甯夏總兵標下叛卒三千人。擒獲首惡季

茂榮等五人。梟斬之。三月。河西逆猓米喇印等倡亂。甘肅一帶。涼州莊浪蘭河洮岷。猓賊數萬。攻圍鞏昌府。閏四月。寧領輕騎一千人往勦。行至寧遠縣廣路坡。遇賊。寧首先衝陣。連破七營。追殺七十里。鞏昌重圍立解。按察以下官四十餘員。得全無恙。殺賊萬餘。殘孽潰散。復從馬家河。進取內官營。攻擊三晝夜。城下擒賊首李六。斬之。恢復內官營。連夜進金縣。與偽總兵丁國棟副將馬兆麟大戰。寧身被三創。奮勇鏖戰。從辰至未。殺敗猓賊。追襲五十里。至猪嘴地方。收

兵獲偽銅印四顆。偽劄付四十張。恢復金縣。五月。三路合兵殺賊。賊大敗。渡黃河。恢復蘭州。復偕昂邦章京傅夸蟾攻取河州。斬殺照壁山巔。狗賊三千餘人。直抵河州城。狗賊閉城死拒。寧領兵晝夜攻戰。凡六十日。相機勦撫。恢復河州。七月。寧同滿洲戶部侍郎額色渡河。恢復莊浪。八月。實授陝西督標中軍副將。六年正月。率兵攻甘州城西門。左手中箭。仍奮勇登城。殺敗狗賊。平定甘州。總督孟喬芳因晉寇猖獗。回兵救援。檄寧總統官兵。攻取肅州一帶城堡。三月。寧

領兵攻擊肅州城。狗賊四門並出迎戰。從辰至申。賊敗退。閉門不出。寧派兵圍困。至五月。賊啟門牧馬。以誘我兵。寧乘機四面衝殺。陣斬大頭目他什爛等三百餘人。六月。狗賊暗約哈密國。纏頭狗子分六路入寇嘉峪關。以救肅州。寧遣兵至關外迎敵。夤夜大戰。陣斬百餘人。殘孽逃回哈密。十一月。狗賊拒城負固。寧分佈官兵。攻陷東面城。與狗賊城頭對壘。十晝夜。斬獲偽王子土倫太。大頭目虎北風等十級。殄滅五種番。狗生擒元克丁。國棟。黑二。恢復肅州等處。寧勞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七十七
卒八閱月。河西悉定。旋師獻俘。至西安府。奉旨將二逆梟首。遊示三邊。敘功授署都督同知。八年六月。領兵勦陝西宜君山賊。生擒賊首劉宏才。九年三月。殺敗賊衆。生擒賊首雷學鎮。梁鎮虎。九月。定西將軍固山額真侯墨爾根轄密疏奏准。以都督同知馬寧陞授勦撫四川右路鎮總兵官。隸屬固山標下。十月。領兵入川。時因羣寇潛伏。寧捐貲造盔甲弓矢。募勇士以待戰。十一年。軍政考察卓異。

欽賜鞍馬弓箭。十四年七月。駐防達州。解散偽總兵符。

秩兵三千人歸農。追獲偽劄偽印。十五年三月。統兵隨定西將軍墨爾根轄。恢復重慶。四月。進取遵義等處。六月。追襲偽寧國侯。自天心橋。由羊腸陡嶺。徒步督戰。斬級擐旗。大獲全勝。逆賊夤夜潛逃。八月。調防梓潼縣。是時定西將軍固山額真侯墨爾根轄卒於軍。寧於十一月統兵。隨吳三桂。由水西天生橋進征。十六年正月。隨大兵取雲南城。駐防富民縣。二月。統兵由迤西。進取楚雄大理蒙化等府。招撫麗江等府。三月。追襲偽桂王李定國。遠逃緬國。遂取永昌府騰

越州等處。三月。駐防賓川州。撫綏殘黎。四月。在雞足山。擒故明黔國公沐天波廕襲長子沐忠亮。解赴軍前。五月。騰越州。僞伯楊武倡亂。寧移駐大理府。防守迤西州郡。宣佈。

聖恩。招出僞敘國公馬維興。淮國公馬寶。僞將軍李貴。賀天雲。焦洪。曹塔。萃策。曹福德。僞都督彭順。張喜。僞漢陽王藩。下都督李登。宇單。茂泰。僞總兵副叅江瓊。余子方等官。一百六十四員。兵丁男婦二萬有奇。繳金銀銅印三十二顆。僞勅一十九道。僞劄一百五十二張。引官兵赴軍前投見。

安插北勝州。隨宜錄月。六月。由麗江招出僞公安伯李如碧。僞宜川伯高起龍。僞鎮朔後將軍劉鎮國。僞威平營都督王朝欽。僞總兵副叅顧進陞。余應俸。蔡德春。韓牙先等。官兵男婦三萬有奇。俱薙髮歸誠。遣官引赴大軍投見。復領赴省城。親繳僞勅印關防劄付。安插陸涼衛。彌勒州。羅平州。三處。駐劄以備錄用。是年軍政考察卓異。

欽賜蟒袍。十二月。加授右都督。十七年十月。改雲南援勦前鎮總兵官。駐防大理府。十八年正月。移駐

猛卯傳集土官詢問偽桂王李定國。白文選等所在。悉無確據。乃遣官高尙乾赴緬國阿娃城下偵探。得之。九月。總統各鎮營官兵隨定西將軍愛星阿由姚關出邊。進伐緬國。十二月初九日。至本邦擒偽鞏昌王白文選。標下偽副將馮國恩等五人。究得敵情。迺由孟右之路錫波渡江。暗襲白文選。率兵分路。晝夜行一百七十八里。是月二十五日。招撫偽鞏昌王白文選等官兵男婦一萬一千有奇。象十三隻。康熙元年三月。回汛奉

旨。加授左都督。二年。考滿自陳。奉

旨。准照舊供職。賜羊酒表裏。三年二月。領兵隨吳三桂

進征水西。三月。在果勇底與賊大戰。斬級無算。

四月。領兵至誇木箐。初八日。總統各旗鎮官兵。

至比納鳳凰箐。老牛烏種洞。俱勦殺苗賊。又攻

毛梨園。路砍洞。猛額洞。恪波羅洞。阿木箐。天生

橋。挖布洞等處。屢破斬苗衆。五月。記功二次。六

月。統領本標官兵。并義勇左營官兵。攻水西杓

裏。分兵五路。會合劫關。擒獲逆目賊衆。七月。總

統六鎮營官兵。進勦隴勝等處。分兵由智都水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七
柳垞董猴場等處。八路進勦。八月十三日。於隴
胯齊集。擒獲逆目馬庸等十五人。九月。總統八
鎮官兵。駐劄米裸佈。遣本標官兵於歸集箐內。
擒獲偽國師張默。大頭目功貴。扯周詩。獲功貴
扯銀印一顆。十一月。密遣本標官兵。赴貴州新
添衛十萬溪。擒獲偽黔陽王皮熊。十二月。分遣
各鎮官兵。窮追十五晝夜。道經十七戰。斬關奪
險。追至法地。屯陣擒逆酋安坤。獲宣慰司印一
顆。偽總兵張鵬。共擒附從大逆目糯縱等十二
人。四年正月。總統八鎮營官兵。搜勦水西逆目

安如鼎。追三日夜。至雄捕山。安如鼎受擒。十一
日。遣官兵進勦晚泥。白歹。姑烏。姑你黑。义。裸厨。
石挖等洞。攻勦九箐。陣擒逆目者業。阿者。阿戶。
于卓。四人。卽駐白革河。出示勸諭。招撫逆目祿
萬鍾等二百二十人。苗衆夷裸五千餘人。各給
賞花紅銀牌衣帽。三月。水西勦撫事竣。獻俘。旋
兵交水。羽檄調往寧州。救援。晝夜奔馳。至四月
初五日。進勦竹子山。殺敗裸賊。初七日。抵寧州。
初八日。進勦登樓山。追至大西山。隴箐馬耳山。
陣擒偽二總督李全。偽總兵李忠。及祿酋之族

祿天壽祿永庚祿長庚逆目鄭玉林等。至普蚌山擒獲偽總督馮道生。五月進勦喬甸龍碕陣擒逆目阿勒李德李從莘老四王三撒兵回汛。七月征勦迤東反酋祿昌賢等。八月進勦老寨簸剝楊柳河老寨等處。陣斬賊兵阿騰者烏白阿雄王得生擒賊首白縱阿七。又攻取烏溪石峒。主弄山鎖狸城碕教化大箐追勦龍元慶等逆苗。凡五戰皆敗之。十月統領各鎮營官兵勦捕反酋祿昌賢李茂林李六九。抵溪楮山三岔河慢老江底。分遣官兵三路追擊。連夜渡江。大

破賊營。生擒偽黔國公沐坤元及祿昌賢女婿張鈺。姊婿楊三元。十四日在龍蔭山陣斬祿昌賢。生擒其子祿通。復親統各鎮官兵進勦安邊江邊。猛撒啞得白。阿別簸稍。陣斬李茂林父子二人。擒逆酋李六九。李伯牛。李伯二。李伯三。十一月凱還。五年烏撒女酋隴氏叛。寧領兵由木達路分四路並進。歷五十三日。經九戰。搜勦十二箐。攻克二碕。陣斬逆目泚處等三人。陣斬逆目九人。五月總統各鎮兵馬分兩路進勦。至彝倫箐。普堵箐。陣斬郎岱。及逆目阿罵。阿細區革。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七
阿豆隴安藩。八月。總統六鎮營官兵。分三路進。勦龍碕。阿他。黑拍著。女姑施額。千雪。額色。馬剛。寨。法泥。敖卜。得。搗碓。勒彝。烏拖。烏底。果。則。果。擺。賽。寡。連。搜。十四。大。箐。經。七。戰。陣。擒。逆。目。二十九。人。前後。共。記。功。十五。次。紀錄。一次。以。記。功。八。次。給。一。拖。沙。喇。哈。番。西南。用。兵。立功。者。多。而。始終。其事。者。無。若。寧。故。備。著。焉。十。一。年。正。月。駐。防。麗。江。府。金。沙。江。二。月。領。兵。在。橋。頭。擊。蒙。番。敗。之。蒙。番。夤。夜。渡。江。逃。遁。九。月。駐。防。麗。江。府。地。喇。普。他。成。其。琮。巨。甸。石。鼓。十二。月。遷。湖。廣。提。督。十二。年。

十月。調山東提督。十二月。奉。召。入。京。十。三。年。正。月。加。太。子。太。保。賜。盛。甲。鞍。馬。撒。袋。貂。褂。皮。褥。帳。房。駱。駝。等。物。奉。旨。隨。順。承。郡。王。往。征。叛。逆。吳。三。桂。十。九。年。九。月。疾。卒。諭。祭。葬。如。典。禮。

楊宗仁。字天爵。漢軍正白旗人。贈光祿大夫楊朝正長子也。生而穎異。幼時舉止若成人。比長。隨父讀書。留心吏治。性至孝。非奉親命。未嘗離子舍。康熙三十五年。父使之仕。乃謁選。得楚慈利知縣。慈利邑於叢山。密邇苗夷。民頑地瘠。官

解在榛莽中。宗仁曰：是可行吾志矣。地瘠上無苛求，民頑可施教化。爰勸農桑，興學校。民知力田，孝弟向風，喁喁有爭訟者，牒投入，卽召至庭。片言立折，民咸愛戴，稱神君焉。閱五年，調衡州藍山縣。藍山爲楚粵苗漢接壤，邑稱難治。會八排梗化，楚帥率師援勦，道由臨武。臨武官吏懼擾，賄帥取道藍山，迂迴險阻，士卒有怨言，而帥素鷙悍，失衆心。比師入境，宗仁備牛酒郊勞，見其將虐兵，驕竊恐有變，預爲備。詰朝果大譟，控弦豎幟，踞山而囂。宗仁單騎往，諭以利害，衆心

稍釋。曰：公言良是，但鼓譟有罪，難束手就死，能令本帥給文爲據，則惟公命。宗仁知衆疑難釋也。曰：是在我。詣帥語以故，立書不鼓譟文牒，鈐以印，付首事四人，遂各歸伍。事定，宗仁諭兵衆曰：印文固足據，恐自操左券，異時究詰，罪有歸。衆爽然曰：復何以解。宗仁曰：繳文卽無患。衆俛首聽命。倉猝間，大釁立弭。宗仁力也。隣邑盜劫殺人，鍛煉成獄，十餘人定大辟。

聖祖仁皇帝命覆讞撫臣以牘屬宗仁，閱未竟得其情，讐殺非盜殺也。渠魁二人服辜，餘盡釋，其明允

類如此。三年計典。巡撫趙申喬薦舉卓異。擢階州知州。階地生羗。出沒白晝。胥篋。行旅病之。宗仁至。連堡寨。謹斥埃。豪羗斂跡。未幾。遷臨洮府同知。監蘭州權稅。值歲歉。流離載道。請發倉廩以賑饑黎。寬歲額以通商賈。招流亡以實戶口。大吏知其賢。悉從所請。州多盜。惟老瓜賊尤桀黠難治。宗仁嘗奉檄覆讞他獄。鈎距摘伏。旁發老瓜賊至百餘案。曰。此雍梁間大患也。不治。民害益熾。窮治之。則有司罹諱盜之譴。乃取百餘事貫串爲十案。悉寘諸法。由是盜風寢息。有司

亦獲善全。最聞。旋擢本府知府。率屬安民。治績尤著。尋擢西寧道。西寧爲西陲要衝。宗仁振頹剔弊。賢聲遠播。公卿交章薦。遷浙江按察使。下車。墨吏聞風避去。豪右大猾。屏息不敢喘。明刑勸教。兩浙無冤民。會父卒於署。宗仁扶櫬行。百姓攀留者。填塞街巷。服闋。起補廣西按察使。未至。旋奉

命署理巡撫。抵任五日。卽特授廣東巡撫。在任五載。潔已率屬。政令所加。風行草偃。粵爲盜藪。至是望風屏跡。四境以寧。雍正元年。

特授湖廣總督。是時宗仁弟宗義爲河南巡撫。母就養河南。以疾終。宗仁方赴楚。旅次聞母喪。牒知當事。策騎奔赴。偕弟治喪。比奉

旨。在任守制。宗仁始奉

命至湖廣。首劾大員。發贓數十萬。屬吏戰慄。乃從容化導之。禁餽遺。減耗羨。革鹺商陋規。除無名權稅。興利除弊。法在必行。築隄禦水患。散賑救荒。夙夜籌畫。無一刻少懈。久之。疾作。

上聞。遣醫馳驛治療。病間。猶強起視事。又以宗仁勤勞夙著。正直不阿。晉秩太子少傅。三年七月十八

日卒。遺疏入。

特降勅旨褒諭。言楊宗仁敬慎持躬。廉能供職。効力年久。懋著勤勞。簡任總督以來。潔已奉公。孤介端方。始終一節。忽聞溘逝。朕追念良臣。深爲悽惻。難釋於懷。應沛特恩。以示優眷。加贈少保。並給拜他喇布勒哈番。與其長孫重穀承襲。准襲二次。尋部議卹典。奉

旨。賜諡清端。給全祭葬。建碑於墓。文曰。國家分職宣猷。特重保釐之寄。飾終養舊。用嘉篤棊之忱。其有才守兼優。靖共素勵。荷絲綸之褒寵。宜琬琰之垂光。爾楊宗仁。操履方嚴。服官勤恪。播循聲於州縣。旋綰郡符。

紀治行於監司。俄遷觀察。受殊知於

聖祖。俾鎮撫於粵東。譽望久彰。廉能夙著。朕念荆襄之
要地。特畀節制之重權。亮節清風。樹表坊於僚屬。振
綱飭紀。能綏靖於軍民。爰晉宮傳之階。方懋旬宣之
績。良臣忽逝。軫念難忘。賜世爵以延恩。命親王而致
奠。孤卿優贈。祭醊加頒。曰清曰端。用旌懿行。於戲。名
留竹帛。遡品槩以如存。榮被松楸。緬賢勞而增感。風
於有位。視此豐碑。



程